

ワ 4
6640
78



74
6640
68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保總督魏和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完

嘉禮七十八

體國經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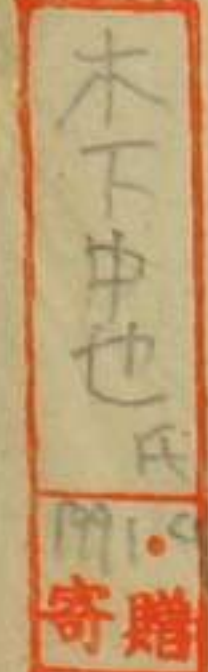
書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錐指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而上積石而下禹功所不加也

南至于華陰

錐指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州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為華州華陰縣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

東至于底柱



91-0955

三才圖會卷之三
錐指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
若柱然在西號之界渭案西號今河南府之陝州是
也底柱在州東四十里黃河中

又東至于孟津

錐指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正義曰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
名耳杜預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
北都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渭案河陽本
晉邑漢置縣屬河內郡其故城在今河南懷慶府孟
縣西南三十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錐指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於大伾而
北行正義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鄭元云大伾



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皋縣山也漢書音義有
臣瓚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皋縣山又不一
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程氏
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北趨之地經之於河方其自
南而東嘗卽華陰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遠垂
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敘則黎陽
實爲愜當而成皋則爲太早也渭案鞏縣漢屬河南
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修武武德
漢屬河內郡修武故城在今衛輝府獲嘉縣西北武
德故城在今懷慶府武陟縣東成皋漢屬河南郡其
故城在今開封府鄭州汜水縣西北黎陽漢屬魏郡
其故城在今大名府濬縣東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
里

地理今釋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

北過降水至於大陸

雖指傳曰降水水名入河渭按宋張洎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地理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通典云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肥鄉縣界大陸地名見冀州河渠書云禹道河至於大伾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二渠其一為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

列人斥漳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王橫曰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河之故道河自斥漳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為大陸也漢鉅鹿縣唐為平鄉鉅鹿二縣屬邢州今屬順德府鉅鹿故城即今平鄉縣治

地理今釋降今本作澤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矣

胡氏渭曰禹河自汲縣東北流入黎陽縣界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

虛頓邱虛在朝歌界今濬縣西南有古頓邱在黎陽界今濬縣西南有頓邱故城本衛邑

時河已徙而東宿胥口塞故秦欲決之以灌

二邑水經河水注云自淇口東至遮害亭亭在濬縣西南五十里又

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淇水注云淇水東流逕枋

城南在今濬縣西南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縣遮

害亭東黎山西句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

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功故蘇代曰決

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逕

雍榆城南在濬縣西南又東北逕同山東在濬縣西南四十五里又北逕其

城東東北逕帝嚳冢西元和志帝嚳陵在濬州頓邱縣北三十里又北逕白祠山

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元和志顓頊陵在頓邱縣西北二十五里又北逕頓邱

縣故城西在濬縣西又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湯陰縣志云枉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與濬縣接界又東北逕石柱岡在枉人山北連跨巨岡石柱之類也又東過內黃

縣南為白溝也即漢志清河今案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

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

故瀆即酈元所謂宿胥故瀆也濬縣舊志故瀆在縣

西十里亦曰西河蓋禹迹漢時則流經縣東又縣北

四十里有齊村相傳亦黃河故道也然淇水自東過

內黃縣南為白溝而向北之河道不可得聞據本注

云內黃縣故城右對黃澤即賈讓所見內黃界中有

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者也內黃故城在今縣西北

澤大方數十里當接安陽縣界疑此地亦禹河之所

經河徙乃鍾為黃澤耳昔殷王河亶甲居相其子祖

乙圮焉而又遷書序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傳云相地名在河北祖乙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毀曰圮

通典相州拾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元和

志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有故殷城河亶甲居相

築此則禹河出內黃安陽之閒明矣自此而北則爲
鄴東之故大河洹水注云洹水出山逕鄴縣南殷墟
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卽位自奄遷於此遂曰殷也據
書序盤庚所遷之殷在河南與竹書異孔穎達云盤
庚後王或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者非盤庚
也今案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
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韋昭云從河內徙都亳也
此必盤庚後王有自亳遷於奄者又有自奄遷於鄴
南之殷者故武丁卽位時殷都仍在河北尋復徂亳
蓋亦圯而遷焉殷本紀曰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卽紂都朝歌也武丁自
鄴南復遷於亳至武乙則又自亳遷於朝歌淇水注引
竹書地道記謂武丁遷居沫
蓋誤以武乙爲武丁耳禹河行臨漳之東又明矣自此東
北歷成安至肥鄉而合漳是爲北過降水也漳絳至
此并爲河矣及河南徙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東川

復有漳絳之曰水經注漳水自斥漳縣南至銅馬祠

東寰宇記銅馬祠在鉅鹿北七里皆漢鉅鹿縣境也昔殷王祖乙遷於邢

杜佑云卽邢州今爲順德府蓋亦瀕河之地故其後

盤庚又圯而遷於亳殷書序祖乙圯於耿作祖乙傳云圯於相遷於
耿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其說不同按耿在
漢河東皮氏縣今爲河津縣地傳直以圯爲遷未安從史記較長抑或序圯於
耿下脫遷於邢三字皇極經世云祖乙踐位圯於耿徙居邢此說是也仲丁河
宣甲盤庚皆爲遷事作書祖乙但圯而
不遷何用作書其爲遷邢而作無疑矣禹河行鉅鹿之東又明矣

以今輿地言之河自濬縣西南折而北歷內黃並屬直隸大名

府湯陰安陽臨漳並屬河南彰德府魏縣屬直隸大名府成安肥鄉曲周

平鄉並屬廣平府大陸澤在焉此卽禹

河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之故道也

又北播爲九河

雖指傳曰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渭按徒

駭與冀分水八枝皆在兗域

同爲逆河入于海

雖指傳曰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渤海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薛氏曰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于海舊道堙矣渭案石城縣唐初析平州盧龍縣地置其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灤州南三十里

蕙田案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泲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廿九字中盡豫兗冀三州境內河所經行處矣洛汭在孟津之東即今鞏縣洛水從南來入河處也大伾在今濬縣泲水即清濁二漳水肥鄉曲周之境漳水入河處也大陸地名亦

澤名在今鉅鹿縣河從此東北行即分而爲

九九河在周已無其跡今著書家旁稽博考

略得其槩終不能一一實指其地惟北爲徒

駭即經流南爲鬲津當不謬耳逆河即九河會爲

一河入海處以海潮逆上故名當在今天津

以東久爲海水所沒無其地矣禹河初行之

地此上就孟津以下言之在當時爲冀豫兗三州之境以今

地理言之則洛陽鞏縣原武陽武胙城皆在

河之南濬縣內黃魏縣元城南宮冀州皆在

河之東衡水武邑交河滄州又在河之南武

陟獲嘉新鄉皆在河之北衛輝湯陰彰德臨

漳成安肥鄉曲周鉅鹿新河皆在河之西束

鹿深州武強獻縣大城青縣天津皆在河之

北此神禹初平水土大河所行境界也

附黃河考

河源發于崑崙

禹貢曰導河自積石司馬遷云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今日河源發於崑崙者從其可信者言之也爾雅河出崑崙虛淮南子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水經注亦曰崑崙墟河水所出自古言河

源者皆推本于崑崙史記大宛傳漢使窮河源出于闐天

傳河兩源一源葱嶺一出于闐鄭樵遂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其正源自崑崙又山海經洛書緯及扶南傳皆曰河出崑崙唐

史長慶中劉元鼎為盟會使言河之上流由洪濟

橋亦曰洪濟城在陝西西甯橋西南行千三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

秋乃勝舟其南三百里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

山直大羊同國今在西番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

摩黎山東距長安萬五千里河源其閒流澄緩下

稍合眾流水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河源東

北直莫賀延磧尾今西番火州境有莫賀城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

元志至元十七年命招討使都實求河源實還報

謂河源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汎沮如散

渙弗可通視方可七八十里登高望之如列星然

是為星宿海也番名火敦腦兒羣流奔湊連匯二澤番名阿東

流曰赤賓河益引而東凡二三百里羣川次第流

合焉其流浸大遂名黃河然水淺可涉又東一二

百里岐為九渡河通廣五七里又東五百里水益

濁土人抱革囊乘馬以渡自是經兩山峽閒廣可

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至朶甘思東北有大

雪山番名亦且麻不刺譯言騰乞里塔其山最高多積雪即崑崙也自

九度水至崑崙約二十日程崑崙山麓綿亘五百里河隨山足而東河源考河水北行至崑崙轉西北流又折而過崑崙北乃折而東北流又東北流千餘里有細黃河自西南來注之番名納鄰哈刺又東北四五百里至貴德州在西甯衛西南又四百餘里至積石州卽禹貢導河之處矣自發源入中國計六千餘里南北溪澗絡繹灌注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鮮少山平水漫其東益高地漸下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焉王氏鏊嘗言天下之山起于崑崙天下之水亦宜出于崑崙漢張騫歷西域諸國甚久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于海濱四萬里分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覩所謂崑崙者元使所言何崑崙之近乎恐未可以一人之言廢千古之論也夫張騫固已鑿空

甘英亦非專使考劉元鼎之說參以都實所見河源庶幾可攷又曰河源本在西南張騫求之西北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歟

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甯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

謂崑崙蕃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閒蓋卽今之枯爾坤也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
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
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案此卽今蕃語所稱阿
木你馬勒產母孫大雪山也在星宿海東其山緜
亘三百餘里上有九峰最爲高大黃河經其南又
遶其東北梁寅所謂河遶山之三面如玦然者但
如其言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似未爲的案地
圖河出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
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口錯列如星
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卽
星宿海也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
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剌騰兒也
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
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葬乃山下有多毋打禿

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
鄰哈刺乞兒

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

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卽元史所謂
崑崙山也

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

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哈克圖袞俄羅濟

諸水厯歸德堡元史作
歸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

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甯夏衛流出

塞外河以內爲
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
爲山西

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

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

胡氏謂曰崑崙國名蓋附近崑崙山者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
梅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
經注云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又引棕土異物志曰
崑崙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
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砂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
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

漢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鑲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嶺嶺曰崑崙嶺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謂按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甚明西域吐蕃未知孰是吐蕃閱摩黎山以劉元鼎言計之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甚便然自唐以前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何可深信西域之崑崙嶺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難蓋崑崙嶺與析支渠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境二國間風氣義爭先人貢其過化存神之妙有如此也

蕙山案崑崙國見于禹貢而崑崙山為河源見于山海經爾雅淮南子涼土異物志桑欽水經若其得之目擊者則唐書吐谷渾傳載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次星宿川望積石覽觀河源吐蕃傳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

所謂崑崙嶺嶺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餘里河源其閒元史地理志載招討使都實求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塔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劉元鼎所見悶摩黎山蓋即今之枯爾坤也由此觀之則崑崙山當以唐書吐蕃傳為定蓋在西域之西南明矣夏西戎即唐吐蕃今之西番也禹貢崑崙析支渠搜顏氏云崑崙國蓋附近崑崙山者崑崙即雍州之外則劉

元鼎所云東距長安五千餘里者近是而非如山海經水經所云矣案山海經之言崑崙也一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又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墟在西北去高高五萬里地之中也蓋山海經多出偽撰止因禹貢有崑崙之名而附以荒誕不經之語水經則又因山海經而附會之與史記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者皆與大荒經相類乃胡朏明一求其地以實之愚矣

觀承案爾雅河出崑崙墟此言原不謬崑崙析支渠搜本見於禹貢所謂河源於崑崙者

卽此崑崙也導河只云自積石者就施功之始言之非以爲源也西戎在崑崙之域者卽以山名其國但崑崙甚大絲地甚遠後人窮河源而以爲是星宿海非崑崙不知仍在崑崙之域耳崑崙第統言之星宿則別言之其實一也故唐書吐谷渾傳及吐蕃傳劉元鼎所言爲得其實而元史地理志都實求河源亦隱與之合也蓋崑崙卽在雍州之外劉元鼎所云東距長安五千餘里者近是若山海經及史記禹本紀去嵩高五萬里者皆荒誕不經之論而禹貢雖指更一一求其地以實之亦穿鑿附會之甚已

至積石而入中國

積石山在西甯衛西南百七十里大河經其下卽禹迹所陟

胡氏渭曰河自大積石山東北流逕陝西西甯衛西南塞外至河州西七十里入塞衛在行都司東南七百餘里黃河西自塞外流入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至生番界七十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南去大積石山千餘里

又東經河州城北

元志大河自積石州東流循河而行五日至河州安鄉關關在州西北百里是也今大河經州北六十里有大

又東北流經蘭州城又東經金縣北

大河自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境其西則湟水合浩亶河流入焉其南則洮河流入焉又東北經州城境二里金城關在焉為河津之要隘又東北經金

縣北六十里流入亂山中危湍仄澗凡二百餘里而入靖虜衛界

又東北經靖虜衛北又東北經甯夏中衛南

大河自金城亂山中而來瀉落平川奔流洶湧烏蘭橋之險在焉又東北出衛城北一里山峽險隘河經其中懸流數仞又東北二百餘里經甯夏中衛南十五里地勢稍平而河流益盛矣

又東北經靈州所北又東北經甯夏衛東南

大河自中衛而東幾三百里經靈州所城北其地亦謂之河曲蓋河自積石至中衛大抵東北流中衛至靈州所正東流由靈州至甯夏則益折而北故曰河曲也經甯夏衛東南四十里益引而北入廢豐州界

又東北入榆林西境出塞經三受降城南又東折而南經榆林之東

大河在榆林衛北千餘里自甯夏衛東北流六百餘里經古豐州之西又北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

三城相距凡八百里至廢東勝州西廢東勝州在山西大同府西境大河之濱與榆林東故勝州隔河相望正當大河折旋之處乃折而南其西則榆林之東境

其東則山西大同府朔州之西境也又南至黃甫川黃甫川僅在榆林東境西為延安府府谷縣境東為太原府河

曲縣境其間回環曲折幾三千里古為朔方地今謂河套

又南經府谷縣東又經神木縣南而入葭州境經州城東河之東岸為山西河曲縣及保德州暨興縣之境

大河在府谷縣城東百步西南流入神木縣境經

縣南三十里又南經葭州城東一里而山西之河曲縣北去黃甫川二十餘里隔河相望也西南去府谷百

餘里縣濱河為險而保德州西臨大河與府谷縣隔河相對府谷在黃河東北岸保德州在黃河西南岸又南百五

十里則寄嵐州興縣也縣西去大河五十里與葭州濱河為界

又南經吳堡縣東又南經綏德州東河之東岸為山西臨縣及永甯州甯鄉縣之境

大河自葭州而南八十里經吳堡縣城東一里又南百六十里經綏德州東境西去州城百二十里而山西之臨

縣北去大河二十里與吳堡縣接界永甯州則西去大河百十里志云自州城渡河至綏德州二百五十里甯鄉縣西去黃河七十里皆綏

德州濱河為境也

又南經青澗縣東又南經延川縣及延長縣東河之南岸為山西石樓縣及永和縣大甯縣之西境

大河在青澗縣東百里無定河自西北流入焉又南經延川縣東四十五里又南經延長縣東三十餘里而山西之石樓縣西距大河百里永和縣西距大河五十里西北接延川縣境大甯縣西距大河七十五里西北接延長縣境津流相通一葦可航也

又南經宜川縣東河之東岸為山西吉州及甯鄉縣之西境

大河在宜川縣東八十里而山西之吉州西距大河七十里與宜川接界孟門山壺口山皆在其地為河津險要又南為甯鄉縣西距大河八十里又西南接

韓城縣界緣河兩岸羣山列峙稱險固焉

又南經韓城縣東又南經邵陽縣東河之東岸為山西河津縣及滎河縣臨晉縣之西境

大河在韓城東北八十里龍門山在焉大事記周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呂氏云自春秋以後河患之見于史傳蓋始于此又南流經梁山東山在韓城縣南十九里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即此矣又南經邵陽縣東南四十里而山西之河津縣即古耿邑也商祖乙都耿圮于河水書有盤庚之誥是矣今縣西去大河三十里亦有龍門山與韓城之龍門對峙所謂禹鑿龍門河經其中者非與又南經滎河縣城西城去大河不及一里汾水自西北流入焉又南經臨晉縣西三十

里渡河而西又三十餘里卽郃陽縣也

俱河津濟處

臨晉有吳王渡郃陽有茶峪渡

胡氏渭曰以上禹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所經也又南經朝邑縣東又南經華陰縣東北而渭水入焉河之東岸爲蒲州城西又南過雷首山西乃折而東也

大河自郃陽縣南百二十里而經朝邑縣東三十里河濱有臨晉關又南五十餘里至華陰縣境則華山當其衝潼關在焉關西去華陰縣四十里又渭水流經華陰縣北至縣東北五十里而入于河卽禹貢導渭入河處也而山西之蒲州大河自臨晉縣境南流五十餘里經其西門外有蒲津關亦曰臨晉關與朝邑縣臨津關夾河相對爲自古設險之處又沐

水流入焉經雷首山西山在蒲州原南二十五里折而東其地亦謂之河曲春秋時秦晉戰于河曲是也河流自東勝州折而南幾千八百里自壺口龍門以至于潼關兩岸重山翼帶深險而華山復橫亘其南岡巒盤固河於是復折而東河山之勝甲天下矣胡氏渭曰此河水南至華陰之所經雍州文所稱龍門西河者也

又曰穿渠引水非古也自溝洫之制廢而灌溉之事興利於田而河則病矣關中引水溉田自鄭國渠始及漢武時用鄭當時言穿渠引渭以漕且溉南山下用番係言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又用嚴熊言引洛溉重泉以東爲龍首渠宣房旣塞用事者益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

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關中則有靈輶渠成
國渠漳渠六輔渠白渠皆溉田各萬餘頃它小築
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故王莽時大司馬長史
張戎議曰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消除
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
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溉田春夏乾燥少
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消淺雨多水暴至則
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
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
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蓋河水多泥急則通利緩
則淤澱今滎陽之下既有鴻溝華陰以上復有諸
渠分水太多則河流日遲河身日高故水暴至不
能容漢人知此者鮮唯戎知之

又東經閿鄉縣又東經靈寶縣北河之北岸爲芮城
縣南境

大河在閿鄉縣北七里又東經靈寶縣北十里而
山西之芮城縣負山面河南距大河二十里與閿
鄉縣夾河相望三十里蓋河自雷首西麓而南經
芮城西二十里稍南卽折而東芮城當其曲折之
開而閿鄉縣亦爲大河東折之衝東至靈寶縣七
十餘里西距潼關六十里踞高臨深爲險塞
又東經陝州城北又東經澠池縣及新安縣北河之
北岸爲平陸及垣曲縣境

大河在陝州城北自靈寶縣東流六十里至州城
西北三里太陽津在焉亦曰華津河津要地也又東四十
餘里爲底柱山控扼中流波濤怒湍舟船經此稱

為艱阻又東百餘里經澗池縣北境大河南去縣城六十餘里又東

百里為新安縣境大河南去縣城四十餘里陵阪陀津途遙隔故

二邑無濱河之稱也而山西之平陸縣城去大河

東南距陝州不過五十六里南北往來常為津徑

又東二百餘里至垣曲縣南二十里岡阜逶迤與

河南岸兩相倚阻皆利涉之所也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東至底柱之所經也

又東經河南府北河之北岸為濟源縣南境

大河在河南府城北二十里繞北邙山之麓北邙山在府城

而東河之北岸則中條以接王屋南岸則峭函以

接北邙夾河翼帶竝趨而東雖底柱扼塞中流而

旁無潰決之患則以崗陵包絡有自然之險固耳

而濟源縣南距大河七十里西鄰垣曲南衛洛陽

唐史聖歷二年河溢湮濟源民舍千餘家或以為

山水暴發非河患也

又東經孟津縣北河之北岸為孟縣南境

孟津縣五十餘里蓋嘉

靖中孟津益徙而西也

即古之孟津也河橋在焉河陽三

城置于此宋史乾德二年孟州水漲壞中渾橋金

史大定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界多被其

害王村今山東濮州治也孟州即今孟縣南明嘉靖十七年河

漲孟津縣圯于水蓋河自孟津而上多循山麓行

至孟津兩岸平濶河勢漸張潰溢之患于是乎見

端矣夫決在下流河之患猶淺決在上流河之患

乃深孟津河行平陸之上流也河患及此下流之

體國經野

壅闕必日甚橫決必且益多矣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又東至孟津之所經也

又東經鞏縣北洛水入焉河之北岸為温縣之境濟水入焉

大河在鞏縣北十里西去孟津縣八十里洛水自西南流入焉

又東經温縣南二十里濟水入焉導川里道紀自鞏縣東北至温凡四十里宋

太平興國二年河決孟州之温縣蓋河既出險就

平復南納洛川之注北并濟水之流縱橫震盪勢

不能已疏道無方輦洛而下禹貢舊迹安得不月

異而歲不同哉

又東經汜水縣北又東經滎陽縣北河之北岸為武

涉縣之南境

大河在汜水縣北一里里道紀渡河西北至温縣二十五里又東經滎陽

縣北二十五里洪武十五年河決滎陽命修塞之

正統十三年河復決滎陽經曹濮衝張秋在山東東阿縣濱

沙灣東堤沙灣在山東壽張縣奪濟汶入海尋自開封西南經

陳留自亳入渦河又經蒙城至懷遠縣入淮陳留屬河南屬河南

開封府亳州蒙城縣懷遠縣俱屬鳳陽府

而武涉南去大河五十里西南與滎陽縣接境沁

水自北來至縣南入于大河沁水入河之處舊名沁黃口今日南賈口宋熙甯

十年河溢懷州黃沁口即其地也

又東經河陰縣北又東經滎澤縣北河之北岸為獲

嘉縣之南境

大河在河陰縣北十五里里道記自河陰縣渡河至武涉縣五十六里縣西二

十里有石門即古之滎口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

引河溝灌大梁漢王橫言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

處遂大不可復補卽此也後漢初河自滎陽決入

汴河陰故滎陽地永平十三年詔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

乘海口千餘里蓋始功于此自河陰而東三十里

經滎澤縣北五里滎澤地稍下古滎水所鍾也唐

開成三年河決浸鄭州外城五代漢乾祐三年河

決鄭州周廣順二年河復決于鄭州說者曰自滎

澤縣決而南也五代史云河決原武或曰當古滎澤顯德初遣使修塞決

十年河復決滎澤元延祐十年河決滎澤之塔海

莊東堤塔海莊在縣東南七里久之始塞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

陽既而自孫家渡決而南孫家渡在縣東南五十里河南徙久之始

塞宏治五年河大決于封邱撫臣徐恪請開孫家

渡從之既而復塞河渠考先是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命戶部侍郎白昂治之昂于滎澤縣楊橋開支渠引中牟尉

民決河由陳源至壽州連淮揚橋在縣東南與滎澤相近蓋引決河使入正統時南決舊道也至是河流橫潰張秋決口塞而復決恪上言決河

端得之勢未可遽回今自滎澤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南

頤猶有消涓之流若疏之由泗入淮可殺上流之勢又黃陵岡有賈魯舊

之施八十餘里若疏而濬之使由徐入淮以殺下流之勢則決口可塞運

道可完也時而衛輝府之獲嘉縣南去大河六十里與

滎澤河陰接壤宋太平興國三年河決懷州之獲

嘉蓋亦隄防之處矣

又東經原武縣北陽武縣南

大河在原武縣北二十里五代周廣順中河決原

武尋遣使修塞又顯德六年鄭州奏河決原武宋

元豐元年河復決於此五年又決下流納梁山灤

梁山灤在山東壽張縣宋志河決原武埽溢入利津河陽武溝刁馬河歸納梁山灤利津等河皆在陽武以東明洪武十四

年河決原武及祥符中牟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

陽山在縣北二十里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

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正陽鎮在壽州西六十里全入于淮

而河之故道淤塞疏久之乃復舊宏治三年河復

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邱金龍口亦作荆隄口漫祥符

及長垣北直長垣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一出中牟下尉

氏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入宿州詔白昂

修塞之河渠考昂為戶部侍郎奉命治河築陽武長堤以防張秋之決引中牟決河出於澤陽橋下達于淮濬宿州古下河達泗州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中經符離橋至宿遷縣入清河上築長隄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殺其勢塞決口三十六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淮達海水患少息昂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乃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清河及古黃河入海河口各作石堰以時啟閉昂意益欲于東北分其流于南東疏其淤也未幾河復決徒昂所規畫一時皆廢吳橋興濟今北直屬縣也

而陽武南距大河十餘里舊時大河經城北與

衛輝府之新鄉汲縣接境自決塞不時河遂徙而

南周廣順二年河決陽武尋修塞之時又決常樂驛或曰驛在陽武西

宋乾德三年河決陽武開寶五年復決陽武金大

定十年河決陽武之白溝白溝在縣東南三里明昌五年河決

陽武故堤決口地名灌封邱而東元至元二十五年

陽武諸處河決泰定三年河決陽武漂居民萬六

千五百餘家尋復塞治明洪武一十五年河決陽

武天啟元年河決陽武縣脾沙坳在縣東南二十里由封邱

曹單至考城復入舊河自河出陽武之南而新鄉

汲縣胙城之境皆去河漸遠禹迹之益不可問也

自陽武之決塞始也

大河舊道在陽武縣北又東經延津縣北又東經胙

城縣北河之北岸為新鄉縣及汲縣之境

此大河舊道也舊志云河在陽武縣北二十三里

河之北岸為新鄉縣境縣南去大河三十里明昌

中河決陽武入封邱于是河益東南下金史貞祐四年延州刺史溫撒

可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東南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為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堤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滑州大名觀州清河柳口入海此河之舊道也皆有古堤補其罅漏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定以為備禦之計進足以杜恢復之圖議者以河流東南元史云河決新鄉廣盈倉南河北岸元至元九年河決新鄉

鄉閒也由陽武而東二十里逕延津城北十七里延津古酸棗也漢文帝後元年河決酸棗東隕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五代周廣順二年河決酸棗

顯德初遣使修塞明成化一十四年河溢延津明年復自縣南流入封邱其舊流則自延津折而東北經汲縣東南十七里又北逕胙城縣北一里里道津縣東北至縣城四十五里宋熙甯四年河溢衛州王俱埽舊志云在州東二十里

十年復溢王俱埽及汲縣上下埽金大定一年河決衛州及延津縣瀰漫至歸德府二十六年河決

衛州堤壞其城泛濫及于大名先是胙城隸開封府泰和八年以限大河改屬衛州貞祐三年徙州治于宜封新城以胙城為倚郭胙城為河北縣自

金始也
又東北經濬縣之南滑縣之北
大河舊在濬縣城南一里河之南岸即滑縣界里道縣西北至濬縣四十里濬縣南至胙城縣五十里大河經其閒北曰黎陽津南曰

白馬津自昔津濟之要今變為平陸矣漢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顏氏曰在今滑州界唐元和八年河溢瓠子

東泛滑距城十二里鄭滑帥薛平魏博帥田宏正共發卒鑿黎陽山東復入故瀆故瀆在黎陽西南時河流南徙薛平請于田宏正共

乾甯三年河漲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為二河夾城發卒鑿古河十四里逕黎陽山東會于故瀆自是滑無水患開成三年河決浸滑州外城

而東為害滋甚石晉天福五年滑州河決九年滑州河決侵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大發數道丁夫塞之五代漢乾祐元年河決滑州之魚池店在州西周廣順一年河決滑州靈河諸處靈河在滑縣東南六十里五代史廣順中河決靈河魚池六明鎮諸處蓋皆在今滑縣境內命王浚修塞之三

年義成帥白重贊奏塞決河宋乾德四年滑州河決壞靈河大堤太平興國三年河又決滑州之靈

河八年大河決滑州之韓村在州東北泛澶濮曹濟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九年河復決滑州之房利亦在州東北既

而巡河官梁奮言滑州土脈疏岸善墮每歲河決南岸善民田請于迎陽掃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河以防暴漲從之既而渠成又命鑿金河開渠自韓村埽至州西鐵狗廟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勢迎陽在州東北大河北岸

大中祥符四年河決通利軍今濬縣合御河壞州城田廬州城即濟州城天禧三年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漫溢

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此謂泗水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二詔發丁夫塞治

四年河復決于天臺山天聖五年塞河成以其近天臺山麓名曰天臺埽自是以後滑州之患大抵

移于澶州矣元符三年河復決于蘇村在滑縣東北然其為害甚鮮重和初詔于滑州滑州界萬年堤廣植林木以護堤岸

以莊漢賈讓欲決黎陽遮害亭亭在滑縣西南五十里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勢不能遠泛濫此即司馬遷

河渠書所稱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醜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

之說也其後王橫亦言禹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迺無水災宋李垂祖其說欲引河自大伾而北載

丘曹曼登言 體國經野

三

之高也其後孫民先亦主是說元豐中陳祐甫亦請修復禹故道夫滑州河患莫甚于宋之天禧以前於此時引河去北未為不可其後河亦益徙而北出于信都勃海間故道庶幾可復矣乃謀國者方且人持一說非迂疏拂逆之計則因循苟且之見而已矣

胡氏渭曰以上河水東過洛汭至于大伾之所經也

又曰凡二水竝行一盛則一微自然之勢也宋元祐初蘇轍上疏有云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竝行之理此格言也蓋上流宜合而不宜分合則流急而沙去分則流緩而沙停而禹顧於大伾之南釀為漯川者

則以河勢欲東不得不分之以泄其怒以漯川一道分河流十之一二不使指大如股亦未為害耳及周之衰王政不修水官失職諸侯各擅其山川以為己利於是滎陽下引河為鴻溝者自是以後日漸穿通枝津交絡宋鄭陳蔡曹衛之郊無所不達至定王五年河遂南徙無他河水之入鴻溝者多則經流遲貯不能衝刷泥沙故也宿胥之塞實鴻溝致之不然禹功歷千歲而不敝何獨至春秋一旦變遷也哉

又東北經開州南長垣縣及東明縣之北

大河舊在開州城南漢之濮陽宋之澶州皆其地也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既而決瓠

子在今州西南二十五里東南注鉅野鉅野澤見山東鉅野縣通于淮泗此為黃河入淮之始

邱氏以宋熙寧十年為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軌

黃河入淮之始誤也

復壞元封二年自臨決河塞之作瓠子之歌是也

五代周廣順三年澶州河溢宋乾德三年河決澶

州開寶四年河復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舍

五年河復決濮陽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瀆

化四年河復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區景

德元年河決澶州橫隴埽在州東自是遂為故道所謂橫隴河也四年又壞

澶州五八埽在州西南大中祥符七年河決澶州大吳埽

在州東天聖六年又決州之王楚埽在州西南景祐元年復決

于橫隴埽慶曆八年又決州之商胡埽在州東北二十里自是遂為故

道所謂商胡河也宋志商胡決河自魏北至恩冀乾宮

入海為北流其二股河自魏恩東至德滄入海為東流嘉祐元年河

復決于六塔河六塔河在州東北十七里自商胡東南通橫隴河之渠也先自皇祐二年河決館陶縣之郭固四年

塞郭固而河勢猶盛議者請于澶州開六塔河以披其勢于是遣使開度

諸銅城鎮海口以約古道高下之勢歐陽修以塞商胡開橫隴同大河于

故道計一千餘里後魏齊隋宜停罷李仲昌等因開六塔河使歸橫隴

東故道歐陽修曰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瀆棧德博諸州患若全同大

河其害必甚故道不可復不待哲者而知也至是遂塞商胡北流入六塔

者數千里銅城鎮生冀州海口熙寧四年河溢澶州之曹

村在州西南十年大決于曹村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匯于梁山張澤樂梁山梁見前張澤樂或曰即今山東汶上縣之南旺湖分為二派

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南清河今泗水也北清河大清河也

灌郡縣四十五濮濟鄆徐更甚元豐元年決口塞

改曹邱埽曰靈平築堤斷河流復歸北三年澶州

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復決孫村等埽俱在州東四年小吳

埽復大決自瀆注入御河恩州危甚五年河溢內

黃決大吳埽以紓靈平水患放之使北也蓋自河入御河

之後而宋澶州之患稍緩至金大定以後河益徙

而南澶州之流遂絕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

陽武衝入故道直至州治南又東抵濮州壞張秋隄入海後復塞治蓋瓠子靈平之舊迹皆不可復識矣

開州之東北為清豐縣之西內黃縣之東

大河舊道在內黃縣東南及清豐縣西南水經注大河故瀆東

北逕戚城西又經繁陽故城東陰安故城西是也戚城在開州繁陽在內黃陰安在清豐縣漢時河皆經此元

光三年河徙從頓邱東南流頓邱今清豐縣境是也後決塞不時

故道廢宋時澶州河屢決河復行北道開寶八年

河決澶州之頓邱太平興國二年河復決于頓邱

元祐八年河溢內黃埽元符二年河決內黃口灌

邢洛諸州而東道之流遂絕

又東北經南樂縣及大名縣元城縣之東

水經注大河故瀆經昌樂故城東即南樂也宋時

大河亦逕此嘉祐

河于縣境以減下流恩冀之患治平元年始命都

水監浚治熙甯初河自恩冀北注議者請開二股

河漸閉北流三年張鞏等奏大河東徙北流淺小

請閉北流從之未幾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港東

北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詔遣官相度

六年王安石奏自大名之東南開修直河狹大河

還二股故道於是河勢增漲十年河遂大決于澶

州此即宋人回河之誤也而大名元城縣亦皆大河所經也唐開

元十四年魏州河溢宋嘉祐七年河決大名第五

埽元豐七年河溢元城埽決橫堤冀洛北京皆被

其害八年河決大名之小張口宋時以大名為北

京隄防障過無歲不講也

又東經館陶縣西又北經臨清州及高唐州之境又北經清河縣南

大河故道自元城冠縣間入館陶界冠縣館陶俱山東屬縣漢溝

洫志自塞宣房即瓠子河在開州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

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

大河等因其自然不隄塞也屯氏河在館陶縣廢靈縣靈鳴犢口今在北直清河縣元帝永光五

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所決之河亦名屯氏別河及東郡金

成帝建始二年河復決于館陶所決之河亦名屯氏別河及東郡金

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

縣又鴻嘉四年勃海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

一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漢所稱魏郡大約主館陶以北言之漢書先是莽恐河決爲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災故遂不隄塞水經注大

河故瀆經甘陵故城南甘陵亦在清河縣又東北經靈縣故

城南今廢靈縣在博平縣境似不在甘陵東北也河瀆于縣別出爲鳴犢河又

東逕鄒縣故城東鄒縣今高唐州夏津縣也漢志云鄒居河北即此此卽漢時河

所出之道宋皇祐二年河決館陶縣之郭固在縣北四

年塞之自大中所謂郭固塞而河勢猶盛也熙甯四年北京新隄第

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永濟清陽在今臨清州西仁宗

皇祐元年河合永濟渠注乾甯軍縣以永濟渠而名也清陽縣亦在清河縣下屬恩冀合于御河五

年河溢于夏津而清河卽宋之恩州也熙甯元年

河溢恩州烏欄堤在州東是年又決冀州棗強埽北注

瀛州既又溢瀛州樂壽埽元祐四年又溢冀州南

宮等五埽時都水監言前二年河決南宮下埽三

年決上埽今四年決宗城中埽蓋皆自恩州決而

北也政和二年河決冀州棗強埽都水孟揆言棗

強東堤決溢其漫水行流多鹹鹵及積水之地不

犯州軍止經數縣地分迤邐接御河歸納黃河今欲自決口上恩州之地水堤為始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宣和三年河決恩州清河埽蓋自內黃決後河出清河之北至此下流漸壅故上流復決河又從瀛冀而西南矣

又東經德州西又東北經景州及滄州之境入于海德州漢平原郡界也河之故道本在平原以北漢以前大槩從魏郡清河信都勃海界入海皆與平原接境不徑至平原也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成帝建始三年河決館陶遂溢入平原千乘濟南界中河平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復堤塞之東漢永平中河流合汴泛濫兗豫明帝使王景治之絕水立門河汴分流自滎陽東至千

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同注無復

潰漏之患然則河經平原以南自漢建始中始而永平以後嘗為河之經流矣後漢以及南北朝時大河決塞史多失于記注水經

注大河故瀆逕平原故城西又北逕修縣故城東修縣在今北直景州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東光今北直屬縣而合于漳水此亦約言西漢時大河所經之處也元時河

仍自千乘入海不至東光合漳也宋自熙甯以後主回河之說滄景常多水患元豐四年河溢滄州

南皮上下埽又溢清池又溢永靜軍阜城下埽既而河流益北大抵合御河西山諸水自深州武強

瀛州樂壽埽至清州獨流砦三义口而入于海

開州之東為觀城縣及朝城縣南河之南岸濮州之北

水經注大河逕衛國縣南衛國縣即今觀城縣鄆城縣北鄆城舊縣漢州

也疑東漢以後大河故道即出於此五代晉開運

三年河決澶州臨黃漢天福十二年河決觀城界

楚里村堤在臨黃縣東北經臨黃觀城二縣臨黃廢縣今在觀城縣宋開

寶五年河決濮陽濮陽即今濮州明道二年移朝城縣于社

婆村移而北也避河患也明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衝曹

濮宏治三年河復決原武衝曹濮濮州蓋舊道所

經常為東下之衝矣

又東經范縣北莘縣及聊城縣之南

大河故道在范縣之北倉亭津在焉津在今縣東北舊經云

自范縣渡河而北六十里即莘縣是也而聊城故

博州治今東昌府治焉開元十年博州河決五代

晉天福四年河決博州即此也

又東經東阿縣北博平縣及茌平縣南

東阿自昔大河之衝也南漲則滄東平東溢則浸

濟南五代梁末唐遣李嗣源取鄆州守楊劉今在東阿縣

梁人攻楊劉決河口以限晉兵決口益大連年為

曹漢患同光二年命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

復壞晉天福二年河決鄆州自東阿決而南開運三年河決

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自東阿決而西也周

顯德初命宰相李穀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遏塞

之宋乾德二年河決鄆州之竹村在鄆州西北三年鄆州河

決太平興國七年河漲凌鄆州城將陷咸平三年

河決鄆州王陵埽在鄆州西浮鉅野入淮泗水勢悍激侵

迫州城明道二年廢鄆州土橋渡以避水渡在州東是時河流漲入

小清河濟南淄川皆被其患後河勢益趨而北鄆州之患始少此五代及宋鄆州水患也而

博平在平為大河東出之道矣

又東經長清縣北禹城縣南
長清以西古大河所經也碣磳津在焉南北朝時
大河皆經此矣大抵東阿以東往往挾濟而流又
東北以達于海也

又東經歷城縣北臨邑縣南

臨邑東有四瀆津大河故道所經唐五行志永徽
六年齊州河溢即此地也

又東北經商河縣北武定州南

此昔時大河所經也唐長壽二年河溢棣州又開
元十年棣州河決太和二年河決壞棣州城宋祥
符四年河決棣州聶家口在今武定州西南二十里棣州之西南五年又決
于州東南李氏灣六年徙州治而北以避河患自

是澶滑之閒大河屢溢而棣州之流漸絕矣

又東經濱州境合清河以入海

水經注河水東逕濕沃津今蒲臺縣又東經千乘城北又

東過利城北利城今博興縣又東北濟水從西來注之又

東北入于海夫水流變遷其詳不可得而知今大

清河自蒲臺利津縣東北入海惟小清河則經青

州府博興樂安縣境而後入于海或謂宋初大河

東行大抵從濱州境合于大清河或謂大清河即

東漢以來大河經流之處水經注有南北二濟無大小清河之名其所言北濟者大槩與小清河相

參錯或大清河即大河故瀆河遷而濟水注其中與夫自東漢至隋唐水之侵齧漲

溢豈能盡免而由平原千乘閒以入海則未經變

異也然則治河如王景其成法詎不足遵與自梁

晉夾河之戰苟且目前橫挑大費梁段凝決河引水以限晉兵謂之護駕水此五

代以後潰決之患所由致也
延及宋季橫決無已金元河患皆與國為終始水經諸書既未能條貫源流兼綜終始史家紀載又往往參差同異茲畧舉往迹為之差次古今之變覽者亦可知其梗槩矣

右古大河終

大河今自陽武縣南又東逕開封府城北封邱縣南大河今在開封府城北十里宋元符三年河決開封之蘇村舊志云府西三十餘里有蘇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決開封祥符等郡縣十五處皇慶三年河決開封陳留等縣延祐七年河決開封蘇村及七里寺諸處泰定二年河溢汴梁三年復壞汴梁樂利隄發民夫築塞明洪武七年河決開封隄十六年又決開封東隄自陳橋至陳留陳橋在府東北一十里二十年河復決開封

城三十年河溢開封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尋自滎澤縣家渡決而東南開封遂在河北景泰中始

復河渠考國初開封城北去大河四十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而東經城北五里至此遂出府南築塞以後大河經城北不過十數里天

順五年河溢決開封北門宏治三年河決開封

南入淮成化十四年河決開封府西杏祀營在府西二十里

神宗十七年河決府西北劉獸醫等隄十餘處劉獸醫在府西北三十五里

四十四年河決開封陶家店張灣陶家店在府西北十五里由護城隄下經陳留等處入亳州湯河

是冬決口淤河復舊道崇禎十五年賊決開封西

北宋家寨在城西北十七里城陷大河自陳潁諸州漫入淮

泗蓋大河出陽武之南開封城外皆為漫淫沮洳

之場矣而河北之封邱縣南去大河五十一里舊

時大河在縣西北四十餘里金明昌五年河決陽

武灌封邱而東此封邱陽武在河北之始也元至
大二年河決封邱順帝至元初河復決于封邱宏
治一年河決原武其支流決封邱荆隆口在縣西南三十餘里
漫祥符下曹濮衝張秋五年河復決于荆隆口濱
儀封之黃陵岡更犯張秋壞會通河尋命劉大夏
治之志云縣東南有陳橋集在縣東南四十餘里與祥符縣接界東連馬家
口西抵荆隆口為大河衝要神宗十五年河復決
于荆隆口長垣東明幾于陷溺堤防切焉 自陽
武而入封邱河益東南流荆隆口直東則經長垣
東明出曹濮直趨大清河矣較之出徐沛合淮泗
以入海者道為經易夫河行之道宜直不宜紆入
海之口宜近不宜遠河之兩岸宜闊而歸流宜深
歸流即俗語所謂落槽也渾水則宜置斗門且多置之用王景更相

迴注之意使不至旁溢河未必不可東也雖然大
河東則會通河廢會通河不廢則大河不可得而
束兩者不竝立矣

又東經陳留縣及蘭陽縣之北河之北岸為長垣縣
之境

大河在陳留縣北三十里河防考大河北岸有陳留寨銅瓦廂為黃河衝激之處屬陳留界內又
東三十五里至蘭陽縣縣北去大河十五里大河舊在縣北
三十餘里志云大河經陳留蘭陽而東水流溢溢衝激曹
鄆嘉靖七年于縣北開趙皮寨白河一帶以分殺
水勢十三年河決趙皮寨口南入淮既而河流遷
徙趙皮寨口復塞十九年兵部侍郎王以旂于縣
東開李景高支河在縣東北十里引河由蕭縣出徐州小浮
橋凡六百餘里以濟二洪之涸時河決睢州而南也未幾復淤

神宗十七年河決李景高口入睢陳故道決河故道也尋塞之而長垣縣南數里有河隄舊為大河所經治中

劉大夏所築大行隄也河防考長垣縣南隄長九十七里而與封邱縣新豐村接界隄外有淘北河相傳即黃河故道今縣大河六十里而遙矣

又東經儀封縣北河之北岸為東明縣界

大河今在儀封縣北二十里元至元二十三年以

後河屢決汴梁路河出蘭陽儀封之南大德元年

河決杞縣蒲口儀封西南至杞縣九十二里蒲口在杞縣東北二年蒲口復決漂

溺歸德屬縣田廬三年復決蒲口歸德郡縣皆罹

水災明洪武十六年河決開封東隄尋決杞縣入

于巴河宏治二年河決原武分流泛濫于儀封考

城歸德趨宿州五年河決封邱荆隆口潰儀封黃

陵岡在縣東衝張秋而河北之東明西接長垣東南

舊有長堤為河流所逕今河益引而東南東明去

河遠矣

又東南逕睢州及考城縣之北又東南逕歸德府北

河之北岸為曹縣界

大河南至睢州七十里明嘉靖十九年河決睢州

野雞岡在州北六十餘里其旁決處曰孫繼口由渦河逕亳州入淮徐州呂

梁百步二洪皆涸尋修塞之又逕考城縣南去縣

三里縣境右為河流之衝也河防考大河北岸有芝麻計陳隆口為縣境隄防要地又

東南逕歸德府北南去府城三十里自元以前歸

德去河遠患頗少元至元二十三年河衝決河南

郡縣歸德始被其患大德二年河決蒲口三年復

決蒲口侵歸德郡縣至大二年河決歸德是時河

南徙歸德常在河北至順以後河漸決而北歸德

仍在河南明洪武二十三年河決歸德命修塞之
 自正統以後河決而南歸德又在河北正德以後
 則仍在河南其新集口及丁家道口皆河濱衝要
 也新集口在府北三十里稍東即丁家道口嘉靖三十七年新集河淤河流於
 是一變四十四年河淤益甚而運河大受其病未
 幾河復決新集塞龐家屯在府東北東出飛雲橋神宗二
 十九年河決蒙城集東南蕭家口蒙城集在府東北三十里以故蒙城而名河
 復南徙而曹縣在歸德府西北百里南至大河五
 十餘里縣為河流南下之衝一有潰決縣輒當其
 患金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在縣西水潰曹州城分流
 于單州之境今曹縣故曹州也單縣故單州也自宋時大河北決以後尋復徙而南金史所載河患始見于此二
 十九年河復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元至順元年河
 決曹州北魏家道口至正四年河北決白茅堤在曹

北七十餘里又北決金堤在濮州西南亦曰老堤五年河復決濟陰

九年白茅河東注沛縣遂成巨浸乃命賈魯治

之疏塞竝舉河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二

十六年河復自州境北徙東明曹濮下迄濟甯民

皆被害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

正德四年河決曹縣楊家口在縣西犇流曹單二縣境

東達王子河故河在單縣東接豐縣境抵豐沛舟楫通行遂為大河

七年始塞之河臣劉愷築大隄自縣西北魏家灣東至雙湖集互八十里趙瓚繼其職復增築三十里曹單始平八

年河復決曹縣嘉靖七年河復決曹縣楊家口二

十六年河決曹縣衝魚臺之谷亭三十七年河復

自曹縣境東北出衝單縣之東南蓋歸德府北之

新集淤而河流四溢也自嘉靖以前曹縣河患稱

為首衝幾與宋之澶鄆同一轍矣 曹縣河患論

者謂始于金之大定中非也後漢永平中詔書稱
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邱之北漸就壤墳然則曹
州于漢世已曾為沮洳之場矣大約濬滑澶濮曹
單數州縣間大河東出實為要膂之地疏濬無方
病必先見自古及今其得免于墊溺者幾希矣
又東為虞城縣及夏邑縣之北河之北岸為單縣之
境

大河在虞城縣北三十里又東逕夏邑縣北十一
二里嘉靖十三年河自蘭陽趙皮寨南決入淮運
河淤二洪涸繼而自夏邑縣太邱回村等集太邱集在縣東
北三十里接永城縣界又西即回村一衝激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南
出徐州小浮橋濟二洪之涸運道得以不阻趙皮
寨尋塞而單縣南去大河二十餘里去夏邑縣八

十餘里亦河流之衝也嘉靖六年河決單縣衝入

沛縣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村在縣東南決魚臺場口衝

谷亭決而東北也場口在魚臺縣南四十里神宗二十一年河決單縣西南

黃垆口近虞城縣界一出徐州小浮橋一出舊河達鎮口

閘舊河沛縣南舊運河也鎮口閘在徐州之茶城二十五年河復大決于黃垆口

二十九年河決單縣之蒙墻寺三十年河復決單

縣之蘇莊在縣東南冲魚臺豐沛明年復決蘇莊衝入沛

縣太行堤在縣西北灌昭陽湖入夏鎮橫衝運道于是泐

河之議起益河患之劇曹單其最矣

又東為碭山縣之北又東流經豐縣之南

大河在碭山縣北二十里為豐沛上游縣西北有堅城集為單縣接壤

之處舊築斜壩于其東以防墊溢又西劉霄等口亦為河流衝要志云大河舊經縣南三十

里嘉靖三十八年河流北徙始出縣北又東經豐

縣南二十里又東入蕭縣界
又東逕沛縣之南蕭縣之北

大河在沛縣南五十餘里此隆萬閼河流也初大河自豐碭閼經蕭縣沛去河遠雖有衝決之虞而非經流之所也正德四年河決曹縣直達豐沛既又決城南飛雲橋入運河嘉靖二年河決沛縣六年河自曹單境衝縣東北雞鳴臺七年河決而南縣北廟道口在縣西北三十里淤三十餘里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縣之谷亭舟行閼面九年沛縣北境之水決魚臺塌場口衝谷亭水經三年不去十三年廟道口復淤三十七年歸德新集口淤大河散溢支流衝入飛雲橋四十四年大河淤塞自蕭縣趙家圈泛濫而北至曹縣南棠林集復分二股南

股逕沛縣戚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楊家集亦在縣西南入秦溝在徐州東北三十里

至徐北股逕豐縣華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由山東其村集

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大溜溝在徐州北五十里亦曰南溜溝小溜溝在州北六十里亦曰北溜溝

溢入運河至徐其北股又自華山而東北分為一大股出飛雲橋散為十二股縱橫以入漕河至湖

陵城在沛縣北五十里口又逾河漫入昭陽湖從沙河灌二

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明年河復決沛縣南二

三等鋪衝入運河亦由湖陵城口入湖陂是時河

臣朱衡潘季馴方改濬新河既而縣東馬家橋堤

成馬家橋在沛縣東南四十里障水南趨橫流復定而蕭縣在大河

南五十里亦隆萬閼河流也舊時大河自縣西六

十里之趙家圈經冀門集在今縣北西十二里出徐州之小浮

橋皆安流無恙嘉靖三十七年大河北徙其後東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體國經野 三

西靡定一變為溜溝再變為濁河濁河在徐州西北三十餘里又變為秦溝嘉靖末大抵自縣西北崔家口右城集雁門集北陳溝梁樓溝胡澱溝東下小浮橋逕行陸地水深或僅一二尺比之故道高三尺有餘停阻泛濫蕭縣境內一望瀰漫城內城外皆為澤國隆慶四年決溢崔家口五年河臣潘季馴上言大河原自新集口經虞城夏邑之北碭山之南至蕭縣冀門出小浮橋其後河流遷徙行水之處俱係民閑住址陸地水不能刷衝不成槽雖一望茫然而深不及尺且大勢盡趨濁河出小浮橋者不過十之一二決裂之患正恐不免日者臣由夏鎮歷豐沛至崔家口復自崔家口歷河南至新集口則見黃河大勢已直趨潘家口鄉老言去此十二三里

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餘里舊河形跡見在可開臣即自潘家口歷丁家道口馬收集韓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黃垆趙家圈至蕭縣一帶皆有河形中間淤平者四分之一河底俱係漫沙見水即可衝刷莫若修而復之河之復其利有五從潘家口小浮橋則新集迤東河道俱為平陸曹單豐沛永無昏墊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汎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皆得安居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開渠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來流既遠則秦溝可免復衝茶城永無淤塞五利也報可既而季馴以言去遂中止神宗五年河衝蕭縣三十二年河臣李化龍

言河自開封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出茶城徐邳名濁河為中路由曹單豐沛出飛雲橋秦溝名銀河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遷出小河口名符離河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興浚未竣今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宛然宜仍舊開濬從之三十四年河工成自碭山朱旺口至小浮橋袤百七十里河歸故道自是蕭縣去大河十五里而近而沛縣去河益遠

又東經徐州之北又東南經靈壁縣之北

大河在徐州城東北今為漕黃交會之衝咽喉重地也嘉靖八年河決州北大溜溝三十二年河決州東南之房村在州東南五十里旋塞之四十四年河由秦

溝衝茶城運東大阻神宗元年河決房村三十二年

年河決州北境之蘇家左淹豐沛黃水逆流灌濟甯魚臺單縣而魚臺尤甚于是呂梁河澁明年復

故三十九年河決狼矢溝在州東二十里塞之明年又決三

山在州東南二十里灌雖甯諸處出白洋小河復合正河尋

塞之四十四年復決狼矢溝由蛤蟆周柳等湖蛤蟆湖在州東

與周湖柳湖俱入加河出直口直河在州東復與黃會既而復故

天啟三年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尋塞之四年黃

水大漲灌州城乃遷州治于雲龍山而靈壁縣亦

大河所經也大河在縣東北五十餘里隆慶四年河決縣西北之雙

溝神宗十七年河又決雙溝單家口四十二年河

決靈壁縣之陳鋪決口旋淤河流復故天啟元年

河決雙溝黃鋪水由永姬湖在睢甯縣境出白小河口仍

與黃會白洋河在宿遷縣故道湮涸復築塞之

又東南經睢甯縣北邳州城南

大河在睢甯縣西北五十里隆慶四年河決睢甯

之曲頭集曲頭集王家口馬家淺新安集一帶皆縣北境之要口築塞之而邳州尤大

河之襟要也大河在州城南二里城北有沂河從山東沂州界

南流逕城下分東西流南入大河又州西北有沭

河亦自山東嶧縣界流入境會沂水入于河隆慶

六年邳州河決神宗二年河決邳州三年邳州河

溢是時河決崔鎮逆灌邳徐既而潘季馴濬塞之河復舊道十七年季馴于河南岸睢甯界上築洋山至土山橫堤以防橫溢河安流三十二年

沭河成而黃運分爲兩途矣

又東逕宿遷縣南又東逕桃源縣北

大河在宿遷縣南十里東流爲小河口睢水入大

河之道也又東逕桃源縣城北西北四十里曰崔

鎮鎮口隆慶五年河決運河淺阻神宗六年河臣潘

季馴始修塞之神宗二十六年于縣境開新河分

導黃河入海既而復塞

又東南經清河縣南而淮河來合焉

大河在清河縣治南一里淮水自西南來合焉縣

當淮黃交會之衝形勢特重志云黃河經流卽泗

水舊道也泗水亦名南清河縣西三十里有三汭河口泗

水至此分爲大小二清河大清河逕縣治東北入

淮俗譌爲老黃河今湮其小清河在縣治西南入

淮卽今之清口也

又東逕淮安府城北又東經安東縣南而入于海

河淮合流經淮安府城北五里永樂十四年平江

伯陳瑄經理漕渠于北河南岸淮人謂黃河爲北河淮河爲南河亦曰外河而漕河爲裏

河築堤四十餘里隆慶三年河溢自清河抵淮安
城西淤三十餘里決方新一壩二壩在府城西北三十里清江浦隄之東出海口
平地水深尺餘四年淮決高堰河決崔鎮在桃原縣橫流
四溢連年不治神宗六年河臣潘季馴培高堰以
障淮水之東塞崔鎮以防大河之北而黃淮復合
是時亦增築清江浦新城及鉢池山柳浦灣迤東
堤岸稱為完固十四年河決范家口在府城東北水灌淮
城全河幾奪又決天妃壩即清江浦舊壩也福興等閘尋
塞治之二十三年河淮決溢邵泗高寶諸處皆患
水災按臣牛應元言治河在關清口浮沙次疏草
灣下流達伍港灌口廣其渡入海治淮在開周家
橋達芒稻河入江河臣楊一魁亦議先分黃次導
淮分黃則開黃家嘴新河分洩黃水導淮則關清

河積沙數十里又于高堰旁若周家橋武家墩稍

引淮支流分入江海水患稍息天啟元年河決王

公堤堤在清江浦北岸通隣大河志云自淮安西門外抵清江浦約三十里內外二河僅隔一堤相距不過尋丈王公堤勢最危急二潰

南徙衝刷口甚捲掃堤壩不可不密也河渠放天啟元年淮安淫雨連旬黃淮暴漲水灌淮安城小民蟻城而居郡守宋統殷等力塞王公堤患始

殺三年復決磨盤莊在城西二里蓋淮郡為漕淮黃綰

較之口也而安東城在黃淮北岸海口漸近上流

無壅水自奔趨以赴海矣

右今大河

地志大河之流自漢至今流移變異不可勝紀然
孟津以上則禹跡宛然以海為壑則千古不易也
由孟津而東由北道以趨于海則澶滑其必出之
途由南道以趨于海則曹單其必經之地衝澶滑
必由陽武之北而出汲縣胙城之閒衝曹單必由

陽武之南而出封邱蘭陽之下此河變之託始也
由澶鄆而極之或出大名歷邢冀道滄瀛以入海
或歷濮范趨博濟由濱棣以入海由曹單而極之
或溢鉅野浮濟鄆謂濟南東平挾汶濟以入海或經豐沛
出徐邳奪淮泗以入海此其究竟也要以北不出
漳衛南不出長淮中間數百千里皆縱橫糜爛之
區矣又自古大河深通獨爲一瀆今九河故道既
湮滅難知卽歷代經流亦填淤莫據大抵決而北
則掩漳衛決而東則侵清濟決而南則陵淮泗昔
人謂河不兩行余謂自漢以來河殆未嘗獨行矣
胡氏渭曰河一過大伾而東不決則已決則東南注
于淮其勢甚易邱文莊以宋熙甯十年河決爲入淮
之始非也先是天禧三年河決滑州歷澶濮曹鄆注

梁山灤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矣又先是咸平三
年河決鄆州浮鉅野入淮泗矣又先是太平興國八
年河大決滑州泛澶濮曹鄆東南流至彭城入于淮
矣溯而上之則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于淮泗矣但皆未幾卽塞其歷久而不變至
今五百餘歲河淮并爲一瀆則自金明昌五年始

蕙田案此言淮河合瀆之始

又曰元末河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甯而運道
壞明洪武初命徐達自曹州東引河至魚臺入泗以
通運永樂九年又命宋禮自曹疏河經濮州東北入
會通河是北流猶未絕也迨遷都之後仰給於會通
者重始畏河之北北卽塞之宏治中兩決金龍口直
衝張秋議者爲漕計遂築斷黃陵岡支渠而北流於

是永絕始以清口一綫受萬里長河之水陽武以下河之所經繕完故隄增卑培薄但期不害於漕而漢之下策轉為明之上策矣至於黃淮既合則唯以堰開為務堰者高家堰家開者淮南諸湖開口也堰開以時修固則淮不南分助河衝刷黃沙使海口無壅潘氏季馴論治河之要曰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此以隄束水借水攻沙為以水治水之良法也又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即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治河合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即治海自漢以來治河者莫不以分水為長策唯張戎之論不然潘公深得其意觀其所言若無赫赫之功然百餘年來治河之善卒未有如潘公者蓋會通必不可廢則河唯宜注淮以入海雖有賈魯之才

智亦無所施故邵文莊有治之以不治乃所以深治之之說古語云守病不治常得中醫此之謂也地志自古及今治河之說亦紛如矣然終未有奇策秘計也其稍異者亦曰移河而北載之高地耳夫宋人回河而東為千古之誚今遽欲回河而北不復蹈前轍乎或曰別穿漕渠無藉于河河必無如我何夫漕渠縱無藉于河河可任其橫決乎淮濟諸州之民何罪而盡委之谿壑乎且自禹貢以至于今大河常為轉輸之道置河而言漕不猶因咽而廢食乎或曰棄地以畀河使遂其游蕩夫九州之內莫大於海乃舍其歸宿之地而于都邑閭井閒別求一貯水之壑此更不通之論也然則治河者將如何曰人事修舉而已矣所謂人事者疏也濬也隄也塞也無不可用

也上流利用疏暴漲利用疏漢桓譚新論曰河水濁一石水六斗泥而民僅引河既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決以其噎不利也可禁民勿復引河此卽後人河不兩行之左証也賈讓以多開水門爲中策而說者非之似矣然今榆林甯夏以西皆引河灌溉有沃饒之利誠上流多爲支分稍殺其悍激之勢未必非利也至漫漶四出之日濬塞之功茫然莫措于是多爲支派平其泛濫而後隨宜致功軌之于正疏可偏廢乎歸流宜用濬農隙水涸時宜用濬河出險就平中土夷曠孟鞏而東曾無崇山巨陵爲之防重陂大澤爲之節惟恃河身深濶庶幾順流無阻安可不察其理障急爲蕩滌又北方土阜水流迅直霜降水涸往往會不容刀及伏秋淫潦百川灌輸頃

洞之勢一瀉千里使不于淺涸無事時預爲經理使深廣如一忽然奔潰而後圖之其有濟乎河流散漫宜用堤地勢卑薄宜用堤蓋河流易遷任其浸淫無以約之則變且不測隄以束之使順隄直趨無從旁溢所謂因其勢而爲之防非逆其流而爲之障也若其沙土疏薄形勢卑窪則必當規其遠近隨其夷險多方以制其侵嚙禦其奔衝若以勞費爲虞是厝火于積薪之下也故道當因則新口宜塞正流欲利則旁支宜塞歐陽子謂故道不可復亦謂故道之湮滅難返者耳若源流未改而忽以一時之衝溢遂棄舊道于不問將隨其決裂何所抵止又水之橫潰多在上流惟下流淤然後上流潰亦必上流緩然後下流淤此上流謂近海口之上流近海之處正當厚其力而迸其勢不當多

爲之途以弱其力也如草海河新黃河之類非治河勝策也所謂塞亦可用者非乎要以與時變通因端順應本之以已饑已溺之心揆之于行所無事之智河未必終于不可治也夫

蕙田案以上兩條論治河之要

胡氏渭曰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漢書天文志云勃海碣石一行言山河兩戒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由此觀之禹河從勃碣入海上應天文下協地理漢武帝所謂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者也殷本紀載湯誥之言曰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四瀆之由來尙矣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劉熙釋名曰瀆獨也各獨出其所而入海也自王莽時河徙從千乘入海而北去碣石遠矣然

猶未離乎勃海也自金明昌中河徙而河半不入勃海矣元至正中又徙而河全不入勃海矣河南之濟久枯河或行其故道今又與淮渾濤而入海淮不得擅瀆之名四瀆亡其二矣世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愚嘗爲杞人之憂萬一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之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竝決挾阜陵洪澤諸湖衝蕩高堰人力倉卒不能支勢必決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於曩時怒不得泄則又必奪邦溝之路直趨瓜洲南注于江至通州入海四瀆并爲一瀆拂天地之經奸南北之紀可不懼與欲絕此患莫如復禹舊迹然河之南徙日以遠矣濬滑汲胙之閒無河新鄉獲嘉亦無河矣賈讓李垂之策將安所用之或曰金温撒可喜請於新鄉縣西決河水使東北

合清河至清州柳口入海其說不可行乎曰今新鄉
流絕欲自武陟之東濬其故道約一百三四十里更
於新鄉縣西決河使東北流鑿生地五十里勞費不
訾民何以堪且滎陽以下每決必潰右隄未聞有決
左隄而北者疑此地北高南下新鄉縣西之故道去
清河雖近未必能導之使北也

蕙田案此言河不可使北

又案為淮揚籌水患者皆言挽河北行使淮
自淮而河自河則無潰決之患不知自周至
金河未嘗與淮合而河患不已則河之善決
豈待與淮合而後其勢始暴哉今竟移河北
去淮離河則淮害息而河之為害於他處必
有如前代者其費水衡之錢貽赤子之患如

故曰况今日之河必不可遷之使北者以其
為運道所關也國家數百萬漕糧豈可一悞
倘引河入海必穿運河而東河一入運則運
道必廢其利害有什百于河決者豈可輕議
况河之故道自禹至金其跡有五將盡舍不
用而別開一道耶抑即就此五道之中擇而
復之耶復禹時故道則必開武陟原武獲嘉
陽武新鄉之地使成河而後引河入衛衛河即
清水禹
時清但入河在今日則
必由衛河以達漳河矣由衛入漳東由天津入海矣
復周時故道則自衛輝以東必更開濬滑開
州之地使成河鑿宋商胡故道過大名入衛
河以北矣復漢時故道則自開州以東必更
開清豐觀城范縣東阿平原德州之地使成

河引河至蒲臺利津以入海矣宋與周二路相去不遠故不另出
復金時北流故道則必開新鄉胙城長垣曹
鄆壽張之地使成河引河至東平入大清河
以入海矣掘地則數千百里歷州郡以數十
計無論人力必不能勝即使能勝能保河之
必如人意驅之即行行之無變乎即衛河漳
河大清河皆今日之巨川也問其身之寬深
隄岸之堅固能容全河之水而不虞其氾濫
乎此大禹值此亦不敢毅然爲之而略無所
顧慮也禹之治河也自積石龍門以至泇水
大陸必當時河形本屬如是禹特因而疏浚
利導之必非河欲東而挽之使西河既南而
過之使北也河之南徙已非一日又安能另

尋一路使之安流順軌而北去哉

右禹貢隨山濬川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五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慶錢大昕

李天保總纂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真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七十九

體國經野

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錐指傳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易氏曰漾水東流百八十里經興元之南鄭縣名漢水黃氏曰漢有沔漾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漢水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著其所出自古皆以為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西漢固無沔漾之名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武都東漢水受氏道水名沔

是則沔漾俱為東漢也獨氏道武都脈絡不通川渠
阻隔武都受漾為不可據而桑欽遂徙氏道漾水為
西漢之源由是愈紛錯酈道元委曲遷就通之以潛
伏之流證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齬故當盡廢諸說
而一之以經文杜佑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
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
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為漢水亦曰沔水其說為
可據渭按嶓冢見導山魏地形志華陽郡嶓冢縣有
嶓冢山漢水出焉元和志嶓冢山在興元府金牛縣
東二十八里漢水出焉經南鄭縣南去縣一百步禹
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是也南鄭今陝西漢中府治
其故城在今府城東北嶓冢故城在今沔縣白馬城
東南五里上邽故城在今鞏昌府秦州西南金牛舊

縣在今漢中府甯羌州西北其嶓冢山在今沔縣西
南接甯羌州界漢郊祀志秦祠沔於漢中地理志
漢中有沔陽縣武都下云東漢水一名沔則沔漢互
稱其來已久而沮縣下云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
羨南入江荊州川案周禮荊州川曰江漢而無沮是
沮即沔也水經注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
沮水關駟曰以其初出沮如然故曰沮水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
之八十二里接沮縣故城在今漢中府界管承嘉後沒于氏羌縣廢後魏
改置武興縣又僑置畧陽縣西魏改畧陽曰漢曲隋改曰順政唐為興州治宋
復改順政曰畧陽今在甯羌州北二百二十里東南逕沮水戍在畧陽
河池今徵州屬鞏昌府泉街水在畧陽縣北
又東南流注漢所謂沔漢者也尚書
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嶓山也
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
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東北合沮口漢水自
甯羌州同為漢

東北流逕沔縣故大安軍南又東北至青羊驛沮口在焉宋開禧
年金人陷大散關叛將吳玠退屯宜口旋還興州宜口即沮口也

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

漢中為漢水是互相通稱矣班固曰東漢水一名沔鄭康成曰

水為沔水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甯羌州北嶓冢山甯羌在漢中府西北

三百八十里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沔縣在府

西少北九十里又東逕褒城縣南在府西北四十里沔水去縣二十四里又東逕南鄭縣

南為漢水水去縣三里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者也

陸氏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為漢水

之源此務觀入蜀塗歷金牛目驗而得之涓涓細流

安國傳所謂泉始出山為漾水者也新城王尚書士

正昔典試四川撰蜀道驛程記其言嶓漢最為詳覈

記曰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畧

如棧道但山庫無林木沔流舒緩不及褒水湍悍耳

西涉沮水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宋置大安軍沔沮

之間闕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

蹠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

峩然雲表一小水自西東流即所謂嶓冢導漾者也

水纔濫觴不沒鳧合五丁峽水東流為沔其流始

大金牛驛西三里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在甯羌

十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水自峽中噴薄而出甯

羌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

以山寇作亂置甯羌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自

州行十里渡水過百牢關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

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逕七

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為川江常璩言沔出嶓冢合白

水為西漢明與導漾之文相悖按通典嶓冢山有二

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雍大記云西漢水在

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辯而明矣公使車閱歷較陸氏所得更備且大有裨于經學故掇其要著於篇禹貢以嶓冢繫梁州而漢志嶓冢在雍域之隴西一誤也禹貢云嶓冢導漾而漢志以嶓冢所出爲西漢水其漾水則出氐道二誤也禹貢之潛乃漾水枝津西出爲西漢水而漢志西漢水出西縣之嶓冢三誤也漢志不言漾水出何山而水經云出氐道縣嶓冢山是氐道亦有嶓冢四誤也漾者東漢之源而續水經者

以西漢接漾水爲一川五誤也漾沔枝津皆自東入西而酈注從舊說云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六誤也川流離合地上灼然可見而酈注惑闕駟之說以爲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東西俱受漢漾之名七誤也羣言殺亂學者靡所折衷今說漢水當排棄諸家專主禹貢以沮沔爲漢之別源以西漢爲漾之枝津而氐道水則存而不論是亦理亂絲解連環之術也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西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又東為滄浪之水

錐指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為滄浪之水也易氏曰漢水自興元南鄭縣又七十二里至城固縣北又三百里至洋州興道縣南又五百里至金州西城縣北又六百八十里至均州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渭按武當漢屬南陽郡今為均州屬湖廣襄陽府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為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為者明非他水決

入也蓋漢河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

紀郢咸楚都矣以今輿地言之漢水自南鄭縣南又

東逕城固縣南城因在漢中府東少北七十里水去縣四里舊志云縣東二里有飲馬灘每子午二時潮響如雷又五里為上

東逕洋縣南洋縣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里又東逕

西鄉縣東北西鄉在府東南又東南逕石泉縣南石泉在興安

陽縣南紫陽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州志云有怯灘在縣西十五里水陡如鬪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有兩石黃最為舟楫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州志云州境漢江多灘楚灘申灘二即灘為

五禮書卷三 體國經野

五

又東逕均州北均州在襄陽府西北三百九十里水去州四十里經所謂又東為滄浪之水者也

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錐指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別山名觸山迥南入江

易氏曰漢水自滄浪洲東南流三百六十里至襄陽

府襄陽縣又三百二十里至郢州長壽縣又三百里

至復州景陵縣又東至漢陽縣大別山之東北入江

渭按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大別見導山

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池

之南在郢縣之北池今作地為是然自酈元時已譌觀注云池流可見傳寅集解引此亦作池明地字乃近世所改之

南上恐有脫文酈注云尚書曰道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泗水東

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

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

人所止也案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

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

左司馬戍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遷越

縊于蓬澨今左傳本作蓬澨蓋以上有蓬字而誤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

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清陽二縣

之間清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

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元劉澄之言

在竟陵縣界經云郢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論者疑焉

而不能辨其所在渭按左傳澨有五睢澨宋地故酈

注不引今就其所引者論之不知何者可當禹貢三

澨之目蔡傳以漳澨蓬澨與汜水為三澨而句澨雍

澨其地皆有可攷卻不數韓汝節宗之以汜澨漳澨

蓬瀛為三澨漢澨古無此名蓬瀛不知所在紛紛推測終無定論所可知者三澨為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浪下不踰大別而已愚意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即大隄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即縣之北也言在竟陵者非是以今輿地

言之漢自均州北又東南逕光化縣西南光化在襄陽府西北一百八十里水去縣又東南逕穀城縣東北穀城在府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水去縣又東

南逕襄陽縣北縣為襄陽府治東南三十里漢水中有龍尾洲縣志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襄陽實當其衝為患最劇自唐以來皆築隄遠城以防潰決明正統嘉靖間兩被漂溺皆以大隄廢損故也又云嘉靖四十五年漢水溢樊城之北舊有大隄城南面江一帶皆輒城盡潰決議者謂樊城潰則襄城無患於是疏塞不蚤樊城之富庶漸衰又東南逕宜城縣東宜城在府東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又南逕鍾祥縣西鍾祥為安陸府治又南逕荊門州東荊門在府西九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又東逕沔陽州北沔陽在府南少東三百三十里水去縣一百里州志云漢水由荊門州界折而東大小草川成匯焉勢盛

以三澁爲水名恐非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錐指傳曰滙迴也以東迴爲彭蠡大澤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瀦以爲是瀾漫數十百里之大澤程氏曰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而滙之爲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衝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也傅氏曰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有澤之因故歸之于漢曰東滙澤爲彭蠡而于江亦曰會于滙也黃氏潤玉曰敘江漢皆言東者

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吳氏曰漢旣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江漢竝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三瀆皆自爲一瀆惟江與漢共爲一瀆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而中間記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它水入之然皆小水入大水故河得以大併小而專爲瀆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不以漢附于江而混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竝言入海而同爲瀆也若

漢不爲瀆則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衍文而其序當殿導洛之後矣 傳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下傳又云有北有中南可知是以北江中江南江爲三江也今按禹貢三江只是一江而昔之言三江者不一漢志毘陵之北江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皆曰揚州川蓋主職方而爲言然周之三江與古之三江豈容有二羣言淆亂班固襍採入志耳吳越春秋所謂三江之口者鄺元言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可以正班固之失夫職方之三江卽禹貢之三江也既不與職方同則亦與禹貢異而蔡傳專主庾仲初之三江不已謬乎諸言北江者皆謂由毘陵縣北入海此卽蒯氏道下所謂東南至江都入海者也安國傳乃言江入彭蠡分爲三入震澤自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則北江直是松江吾不知其爲何說矣總之大江與震澤本不相通說者據後世溝通江湖之遺迹命之曰中江南江而以大江爲北江與此二水竝列而爲三班固不察遂以爲職方之三江而禹貢之三江亦從此訛矣郭璞以岷江浙江爲三江視班固差長然異源各派卽與導漾導江之義有礙求合於禹貢舍康成子瞻無可從者矣 季氏紱三江考三江者中江北江九江也江本水名中江是也漢水入江以後曰北江彭蠡上流九水相會曰滙而入江以後則曰九江皆因江得名者也故禹貢諸水皆直稱水名無稱某江某河者桑欽水經則稱某水江曰江水河曰河水各爲水中之一名而他水不得而冒稱也水經所載水名百一十有九惟

沿江漸江斤江三水有江字然亦稱曰某江水未嘗
直以爲江也孔氏穎達傳會鄭氏之說謂江南人呼
水無大小皆曰江程氏大昌駁之云南人呼小水爲
江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由程氏言之是禹貢無
其水者固不得列於三江禹貢雖有其水而未嘗有
江名者亦不得列於三江斷然而無疑者也韋氏昭
以三江爲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近日吳中如顧氏
炎武知辯江爲水名矣其釋三江亦依傍韋氏之說
不知此皆禹貢所無之水又不得以江名者不當列
於三江也孔氏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
遂迤北而入海班氏固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
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毘陵北東入海
三家之說皆與今水道不合雖古今之水間有遷徙

然荆揚塗泥之地與北方不同斷不至參差如是故
程氏大昌譏爲全不知東南地理且彭蠡無江名南
江亦臆說所謂禹貢雖有其水而未嘗以江名則亦
不得列於三江者也王氏安石之說誤會既字之義
牽連震澤竊意後人有用韋氏說妄指婁淞浙三水
爲三江者亦由既字誤之耳不知程氏引弱水既西
彭蠡既瀦二既字駁之確知下文不相聯綴此蓋無
庸辯者惟顏氏師古以爲中江南江北江蘇氏軾因
之以北江中江之文推彭蠡爲南江程氏亦亟取之
謂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愜當然猶疑南江
之說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而不堅余直斷以九
江入之則三江皆出於經文學者可以堅信而無疑
矣然九江之說未定則猶恐其信而不堅也謂江至

荆州而分爲九渚孔氏安國之說然鄭康成已不用之矣水經注贛水下引劉氏歆謂湖漢九水入於彭蠡故言九江班氏地理志與應氏劭之釋漢志則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爲九派至張僧監尋陽記始列九名曰申曰烏蟬曰烏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茵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皆本僧監之說程氏則曰九不必實指其數如五湖實一湖也九澤實一澤也又謂班氏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之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世知古者其書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多眾論雖不同然皆以九江在尋陽之地故吾以爲劉氏歆說可用而程氏之駁非也九江會於彭蠡則曰滙既入於江則曰九江猶漢

水未入江則曰漢既入江則曰北江也中江北江九江三者皆見於經則三江之名可定矣而蔡傳據楚地記以洞庭爲九江晁氏說之雜引山海經博物志水經地記以助之然後九江之名亂彼以經文過九江至於東陵爲證然經不又云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乎程氏謂東陵今世無有定地曾氏以巴陵爲東陵絕無根據而敷淺原在今德安按水經云江水東過下雉縣北刊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東左得青林口注云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於東陵者也東陵在廬江則九江爲尋陽九江無疑矣世之左袒洞庭之說者謂九江孔殷之文在荆而不在揚廬江則屬揚不知尋陽在荆揚之交者也故晉人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合爲尋陽郡是九

江在荆之極東而未絕乎荆也且洞庭在漢水入江之上凡敘水者先上游而後及末故先曰江漢朝宗于海而後曰九江孔殷則九江爲尋陽之九江亦明矣九江之說明然後三江之說定故因論三江而併及之

張氏吉江漢辨江漢二條朱蔡皆以彭蠡乃江西湖漢所豬無仰江漢之滙江漢竝持東下又不見北江中江孰是以疑經之誤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以經文證之始知無誤也夫滙本訓迴乃下流汎濫他水勢不得泄于是迴旋滯蓄豬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滌爲巨浸雖無仰于江漢之入然實因其下流充軋故湖水壅淤阻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爾非謂江

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滙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滙哉此東滙澤爲彭蠡東地北會爲滙本無誤矣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迨夫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彭蠡之清漲是也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三水竝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入江竝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判然異派之謂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朱蔡皆不能無疑于斯何歟况經文簡與其言南入于江東滙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曲折地遷勢正相符今卻云經文與今水道全

然不合此不可曉也又江水自東陵而下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湖口爲江漢所滙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卻云于漢水宜改南滙彭蠡于導江宜改南會于滙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于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而入彭蠡既滙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自循北岸以達于海故有東滙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取鄭樵之說以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也渭水洛水皆入河不曰中河北

河安知中江北江之說不爲誤乎是不然河源遠出閩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猛流波洶激而渭洛近出烏鼠熊耳不數百里遂達河幾不自見安得與河爲敵若漢源出岷冢與江源旣不甚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遠則漢雖入江猶得紀其爲滙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兗州則曰九河旣道不兼言渭洛荊州則曰江漢朝宗對舉二水言之經之立義精矣

張氏敘九江三江辨禹貢三江九江之聚訟也久矣自朱子作九江彭蠡辨而九江之爲洞庭已確乎可信惟三江之名尙未折中爾於是說者羣然爭勝三江之名遂有五而九江之名亦有三夫山川名號古

今每多重襲九江何妨有三然以豫章與尋陽之水
爲九江縱證據紛羅終是漢人之九江而非禹貢之
九江也九江既非而欲以是合之江漢爲三江或別
援他水爲三江雖其數適符亦是後人之三江而非
禹貢之三江也何也禹貢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
俱在荊州則是荊州之九江矣夫荊州之九江則非
洞庭之九水而有何水足當其名者哉若豫章則屬
揚州尋陽雖在揚之極西亦究是揚而非荆也或乃
恐其說之戾於經因并割此一隅之地強而委之於
荆卽如其說亦祇荆之末梢下流而已禹貢聖筆宜
規全勢以立文豈有方序荊州置其上流莫大之水
不記反記其末梢下流可荆可揚幾同甌脫之地以
備數者哉且其說尋陽之九水也不過曰大江至此

分而爲九蓋卽是江漢之水也夫如是則江漢朝宗
于海一語已足包之矣何煩重累其詞豈復成聖經
之體耶夫江漢之水跨越三州綿歷四千餘里非荆
一州之所可擅也惟洞庭九江圓周八百餘里乃一
州中權絕大之水而爲荊州之所獨後世荆湖南北
路由之而分今之湖廣分省亦以湖而別彼震澤彭
蠡之小于洞庭多矣而揚州尙兩序之而不一漏乃
序荊州而反遺此水可乎哉顧朱子直以洞庭爲九
江則其意雖是而源流尙未分明耳洞庭者九江之
委乃湖也而非江也九江應是湘江云爾湘水發源
于桂林之耶薑山合辰沅澧澧西蒸榔之八水而
爲江此余曾目驗而定者與記志所分九水小異而大同也會其全則曰九江統於一則
曰湘江導山云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夫衡山去洞庭

且八九百里矣以其在湘江西岸爲湘所隔故東行者必須渡湘而過經乃直曰過九江而不曰湘江是九江卽湘江之明證也蓋言湘江不足以包洞庭言洞庭亦無以見湘江故經惟稱九江導水云又東至于澧過九江澧卽今澧州之地以水名地而非水也洞庭卽在澧之東故至澧而曰過九江已包洞庭在內是九江之下流也則此之衡山九江者湘江卽在衡之麓故至衡而曰過九江明指湘江而言是九江之上流也由此觀之至于東陵之陵或可移至澧而過之九江不可移也至于敷淺原之原或可移至衡而過之九江不可移也苟衡澧所過之九江不可移則孔殷納錫之九江獨可移乎哉聖人若預知後世必將有迷于九江之源流者故于此兩條已舉九江

之源流鑿然注明所在以示人而後來膚學尙欲曲引山經地志之雜說以汨亂聖經不亦舛乎且夫九江旣失其真則南江之名先不得其實而乃別尋經外之三江固臆測而杜撰卽彼自謂以經證經而引北江中江九江爲三江者亦貌是而神非也彼亦知夫三江之名雖總見于揚州之川而三江之源實已竝列于荊州之域耶其曰江漢朝宗于海則自西而東而中江北江兩源已合又曰九江孔殷則自南而北而南江之源亦已來同下文沱潛旣道是江漢之別流俱安瀾矣雲土夢作又是九江之餘波不旁溢矣只四語而荆之四際已周三江之源亦已了然在目此其所以爲聖筆也而或者尙有所疑則更以導水之文證之夫嶓冢導漾至于大別而曰南入于江

則已與江同行而東滙澤為彭蠡矣然漢自循北岸而東故為北江以入海耳不與江混也岷山導江東至于澧而曰過九江則九江亦隨之同至于東陵而東迤北會于滙矣然江亦不混故特東為中江以入海也既有北江中江又區彭蠡為澤則九江之為南江尚何疑哉其所以不著南江之名者九江先與岷江合流于巴陵則江水在北而九江之為南江舊矣至漢陽而漢自北來尙未名江故宜別之為北江而江乃改稱中江則九江之在南自如而不待言爾聖經簡括自可互證而得故序揚州而曰彭蠡既瀦明其瀦而為澤則非江矣下乃書三江既入則彭蠡之不得雜于其內也不從可知乎故五說之中惟漢人據北江中江者為近而配以彭蠡及尋陽則失之不

知江之可竝為三者必其源遠流長而大小相敵者耳漢源岷冢江源岷山至荆已二千里九江源出粵西亦二千餘里而與江漢會于岳鄂之間則畧足相當雖岷江勢雄獨據中流而二水亦非甚弱故一南一北滔滔東注不為岷江所沒而竝為三江以入海也夫九江既行南岸則抵揚後卽豫章尋陽諸水亦將挾之以行而同入于海耳然是乃九江之末流所會而非江也以是為九江已數典而忘其祖并欲以是為南江而配三江則大小長短相去遼絕不且來婢作夫人之誚乎然則紛紛旁引曲證以為之說者辨之蓋不勝辨實亦不足辨已

蕙田案張氏以九江為荊州之川意與朱子同然朱子直以洞庭為九江而張氏則以導

江之至澧過九江卽包洞庭在內而曰九江之下流導山之至于衡山過九江爲湘江而爲九江之上流其說又與朱子小異張氏以三江之名雖總見揚州三江之源實列荆州之域蓋亦指經文中江北江九江爲三江而以九江爲南江其說與李氏同特李氏之南江在揚而張氏之南江在荆爲小異耳古今變更名實互異未知孰是存之以備參考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雖指林氏曰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荆二州皆有之也渭按荀子云江出汶山其始發源可以濫觴地理志云禹貢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沱謂梁之郫江荆之夷水也詳見梁荆

二州東別爲沱者謂江水東流而別爲沱以大勢言之江自梁而荆皆東也傳云江東南流沱東行非是

附論江源

華陽國志岷山一名沃焦山其附曰羊膊江水所出李膺益州記羊膊嶺水分二派一東南流爲大江一西南流爲大渡河

太平寰宇記羊膊山在平康縣縣屬松州隋志平康縣有山羊腸山腸蓋膊字之誤山下有二神湫大江始發之所

范成大吳船錄江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于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

陸游入蜀記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谿谷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王氏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羊膊之異名也

金氏履祥書注岷山數百峰大西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闢其後冬夏如爛銀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岳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其西南分一源又爲大渡河矣

錢謙益徐霞客傳霞客名宏祖江陰人平生好遠遊紀江源一篇言禹貢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入江之水爲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又辨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祇南向半支入中國惟南龍磅礴半宇內其脈亦

發于崑崙與金沙江相竝南下環滇池以達五嶺龍長則源脈亦長江之所以大于河也

李氏紱江源攷江爲南條大水與北條之河竝稱河自發源至積石入中國境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已七千餘里而歷來溯江源者悉本禹貢岷山導江之文止就岷山言之雖博奧如桑氏水經酈氏注精詳如程氏禹貢論亦無異辭余獨疑江水廣與河等深則數倍竝橫亘中國江尤有天塹之名而岷山在陝西廢疊州爲中國境內何其源之近而小耶竊以爲禹貢言岷山導江猶導河積石止就神禹施功之地言之江源不始于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也昔人嘗有以北金沙江爲江源者其源出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後閱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源委井然旣

開方以計里又測極以準度其法爲古來所未有按
圖考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敘州各自敘
州逆溯其源岷江源出岷山當北三十四度西十二
度行五百餘里過黃勝關至松潘衛入四川境又南
行五百里至茂州之長甯堡有黑水河來會又南行
六百里經成都府西境至嘉定州青衣嘉定二江來
會又二百餘里至敘州與金沙江合自發源至此僅
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西番之河克達
毋必拉必拉者河也當北三十二度半當西二十度
經毋魯斯烏蘇之拜圖都渾其南行千八百里過裏
雍河屯始名金沙江又東南行九百里過塔城關至
雲南麗江府又南行四百里至陶營巡檢司又東北
行千里至雪山入四川境又北行千二百里有打沖

河來會又東行三百里至涼水井折而北行七百里
又東行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敘州府
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
源遠三四倍凡水以原遠者爲主而原近者附之今
自敘州會合之處逆溯二江之源修短懸殊如此乃
不以行六千九百餘里者爲江源而以行一千八百
里者爲江源此理之必不可者也按黃河發源北三
十六度當西十九度與金沙江南北相距僅三度半
東西則止偏西一度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
高山聳峙蓋卽所謂崑崙山也河源在崑崙之陰江
源在崑崙之陽而特徵偏西二百餘里也又有一源
名鴉礮江卽所謂打沖河與金沙江會合於馬湖西
境者也鴉礮亦發源於西番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

當北三十四度西十八度與河源南北相距僅二度
東一度中阻高山蓋亦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
里者也其源從平地湧出源泉百十道與星宿海相
同西番人名以查楚必拉蒙古人名以七察爾哈那
眾泉會流為大川南行二千里沿途納東西大水十
餘處經四川西境始名鴉礮江又南行六百里入四
川境過三渡水始名打沖河又西行三百里又南行
五百里與北金沙江合又一千六百里至敘州自發
源計之其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於三倍而水
勢盛大亦倍於岷江以源之遠論當至金沙江以源
之大論當至鴉礮江然不如金沙為確蓋金沙較鴉
礮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則斷
斷不得指為江源也又按江河並發源於崑崙河源

在其北者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
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陝再折而
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崑崙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
近復南行直趨雲南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
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繼而
相向有若敬文亞字亦天地之奇觀江源者亦可以
無憾矣

蕙田案徐李二氏論江源一得之遠遊一得
之圖象其言皆信而有徵可補前人所未備
惟察於地理通乎山川大原者始知之
又案唐六典云江河自西極達東溟中國之
大川也據此則以江源出于西極其來已久
是不止范氏約畧之詞迨徐李二家昌言之

而後明也古人學問深廣非後人所及持世人留心者少故其學漸微耳

觀承案江源金沙徐李二說誠辨然要而論之終以岷山爲江之正源金沙江特爲敘江之源至敘州而亦入於江乃小水入大水之例耳蓋源雖以遠者爲宗而亦以大者爲正江自岷山至敘行千八百里已自成江舟楫通利其爲大江也無藉於金沙來入而始成故敘江之自南而北入於江亦如漢江之自北而南入於江後人斷不以漢亦入江而遂改江源於岷豈可以敘亦入江而竟改江源於金沙哉蓋既論正偏則不必更計其修短矣況金沙盤曲於萬山中細流斷續巨石

橫亘從古不通近乾隆初年雲南督臣按圖開濬董其事者云盤山壅石不知凡幾始有逕可通今雖亦行舟楫畢竟崎嶇屈折於側徑巉巖中危險特甚未能通行無礙也則徐李二說雖新奇可喜特足廣人聽聞終不可改爲江之正源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錐指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

地理今釋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蕙田案九江東陵說見前

觀承案澧乃以水名地而非水也導水文凡書過書入書會者皆水名書至者則係地名

如至於東陵至於大別至於敷淺原之類可見

東迤北會于滙

錐指蘇氏曰迤迤邐也林氏曰迤者斜出之辭邵氏曰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爲巨波無仰其入而有賴其過彼不遏則此不積所謂滙者如此故曰北會于滙蓋實志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錐指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迹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

氏曰經云東滙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滙是二語者附著直屬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也彭蠡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書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滙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竝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凡集傳謂經誤者非是餘千張克修云寶亦云渭按三江之說自

康成子瞻以後得三氏而愈明江漢共為一瀆而其
入海也則漢為北江江為中江即朝宗于海竝舉二
川已為之張本矣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
無文

蕙田案胡氏三江之說與李氏合但南江之
名不見于經不如竟指九江為直截也

觀承案邵氏所云江水最在上流其次則漢
自北入殊謬江水固在上流而其次當日洞
庭自南入乃可云其次則漢自北入至彭蠡
則已屬揚州之界又不當於荊州條內序列
矣蓋洞庭乃湘江之委發源嶺表自南而北
行二千餘里至巴陵而先入於江其為南江
也久矣漢水則在巴陵之下五百餘里始自

漢口而南入於江故為北江也邵氏直以江
為上流即次以漢若不知漢口上流之有洞

庭者是荊州全勢猶未辨而欲核論三江乎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源有三

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支自弓楨口至漳臘營

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

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歧為數十股滂沱南下

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眾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

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

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漢水入四川界

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台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逕

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

枝江縣又東流至荊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

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
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
至湖口縣與南江合江即贛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
府通州入海

范氏成大曰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
州而沫水合大渡河以會之至敘州而馬湖江出自
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
江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
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
之至萬州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
入于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
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
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

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
下江州則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
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
也夫然後總而入于海是江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
五畧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
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
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
矣

導沈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錐指傳曰泉源爲沈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正義
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
武德縣入河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
渭按漢垣縣故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垣曲縣西四十

里溫縣故城今在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武德故城
在今武陟縣東黃河在縣南與開封府河陰縣分水
地理今釋沈水即濟水之上流蔡傳所謂發源為沈
既東為濟是也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
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
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

胡氏渭曰水經注濟水故瀆即漢志所謂東南至武
德入河者蓋禹迹也第五卷河水注云成皋大伾山
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沈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
此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今濟水自溫縣入
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沈之故瀆矣

沁水東過武德縣南積為陂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
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東逕縣城北殷城南而
東南注于陂陂水又東南流入河先儒亦咸謂是為滎渠故班固及關駟並言
沈水至武德入河按沙溝即奉溝之下流古濟水由此入河故謂之滎渠沙溝

當在今武正與此相發明濟水於武德入河南直成皋
今汜水河陰之界是也其後由溫縣入河則南直鞏
縣所謂津渠勢改不與昔同者也今其故道又盡陷
河中濟水唯從枝津之合渙水者至孟縣東南入河
見懷慶府志南直孟津縣其流益短矣由大禹而來濟水入
河之道凡再變

溢為滎

雖指曾氏曰職方云其川滎雒者禹時為滎澤而已
至周則為川穆天子傳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黃
氏曰經溢為滎導滎澤被孟豬皆一字之工足以觀
禹迹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
溢為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
非有來處如滎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

而涌非有上流如其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填塞
陶邱亦無竇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渭按書溢書出
僅一見乃禹貢特筆當與他水導源首受者不同吳
氏義最精地理志云濟水自垣縣東南至武德入河
軼出滎陽北地中即經所謂溢為滎也曰軼出地中
則重源顯發不與河通可知矣說者以滎播河濟往
復經通為禹之舊迹非也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
其為濟此禹之所以為神旨哉言乎 滎澤至周時
已導為川與陶邱復出之濟相接然河濟猶未通波
及周之衰有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與濟汝淮
泗會者而河始與濟亂以今輿地言之滎澤原武陽
武封邱祥符陳留蘭陽並屬河南開封府曹州屬山東兗州府諸州縣界
中皆滎瀆之所經也自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水所亂
已非其舊逮東漢之世滎澤亦塞而禹迹蕩然無存
矣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蒗

雖指傳曰陶邱邱再成正義曰釋邱云再成為陶邱
李巡云再成其形再重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
有陶邱地理志云定陶縣西脫南有陶邱亭渭按出字
義見上文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有定陶故城
漢濟陰郡治也陶邱亦在西南去縣七里蒗即蒗澤
地理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蒗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
入濟陰故通典濟陰縣下云蒗澤在縣東北九十里
故定陶城東北今曹州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
是也 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或謂出于近世之俗
學殊不可信王綱振云如時以東流為濟溢為滎為

見則漾東流為漢滙為彭蠡亦可為見乎又若以入于河為伏則渭入於河洛入于河亦可為伏乎況經明言浮于濟潔達于河河濟本通而此曰流曰溢曰入曰出曰至曰會亦竝無間斷不知三伏三見何據但沿襲既久為之曲解非本注也渭按伏見之說二孔無之然有所自來泰澤一伏東邱一見本水經注武德入河再伏滎陽軼出再見本地理志滎東又伏為三伏出曹濮為三見本唐書許敬宗傳此豈創自近世但以入河為伏羲有未安耳滎澤自周以前已導為滎川與陶邱復出之濟相接故漢志于軼出滎陽地中下即繼之曰又東至琅槐入海而定陶縣下亦止云禹貢陶邱在西南不引東出之文蓋三見之迹不可得見久矣鴻溝既開滎瀆為濁河所亂陶邱

之竇日就填淤而滎澤之澄泓如故其後滎澤亦塞則河南由是無濟水而再見之迹亦亡水經以河濟合流分入滎瀆者為濟水京相璠謂之出河之濟酈道元宗之而班固之所謂軼出地中者絕口不談矣或以為河中截流而過孔安國或以為河底穴地而來沈蔡或以為河濟相亂南出還清孔穎達或以為適會河滿溢出南岸釋天各持所見終非定論余竊謂河南之濟即奮自河南之地中未必與入河之濟為一脈譬如人之鼻息總出丹田氣海中呼者豈必其吸者之復出邪沈括云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傳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之井乃濟水所為曾鞏云泰山諸谷之水自渴馬崖潛流地中至歷城西復出為趵突旁溢十數泉蔡傳引以證濟之伏見重源顯發所在多有元和

志云鄭州管城縣京水出縣南平地新鄭縣溱水出縣西北三十里平地二處並在河南密邇滎澤尤為明驗蓋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即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為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數之為三伏三見也草廬之說雖聖人復作無以易之矣

又東北會于汶

錐指傳曰濟與汶合渭按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詳見青州

又北東入于海

錐指傳曰北折而東茅氏曰秦繼宗云又東北會于汶當於東字一讀又北東入于海當於北字一讀渭按地理志濟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

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故城漢縣屬千乘郡也

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平陰

並屬山東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鄒

平長山新城

並屬濟南府高苑博興樂安

並屬青州府諸縣界中皆禹貢濟水入海之所經也

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齊有清濟濁河

以為固郭緣生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酈道元曰濟水通得清之目亦水色清深用兼

厥稱矣此清河之名所自來也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河渠志云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徙而南東匯于

梁山張澤灤分為二脈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

清河入于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

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蓋自劉豫導灤東行始齊

乘以大清河為古濟水小清河為豫所創志家皆沿其說黃子鴻非之曰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故河水所經蓋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也渭按子鴻此言正三百餘年積傳之謬蓋清河所行本濟瀆不知何時從歷城東北決而北入濟陽縣界與漯水合而清河之名遂被于漯據水經漯水逕著縣故城南著即今濟陽而縣南有大清河是知大清河即漯其水自歷城入

濟陽乃近世之所決非唐清河入海之故道也濟陽之流日盛則章邱之流日微故劉瓛堰灤水使東以

益之

齊乘云大清河自濟河縣又北經歷城上灤橋北灤水分經河入焉又東北逕華不注山陰又東逕下灤堰灤水舊入濟處堰南即小清河按清河猶是濟之故瀆其所行者實濟水故道而志家反以濟

陽之大清河為古濟舛錯殊甚不有子鴻其誰正之然大清自歷城入濟陽及濱州以東入海之道不知決于何年意者宋熙甯時河嘗合北清河入海始開此道其後金明昌五年河復由此入海久而後去流益深廣此大清河之所以浩浩而小清河之所以屢濬屢塞也與濟瀆之水自周以來凡數變初為濟及導滎為川則滎與濟合鴻溝既開滎瀆為河所亂及滎澤又塞則所行者唯河水矣汴渠不通則鉅野以北所行唯荷汶戴村已築則東阿以下所行唯山

泉溝澤之水其號爲濟者襲舊名而已濟瀆入海之道自唐以來亦數變初經高苑縣北又東北至博昌入海其後則不由博昌通典云舊濟合在今博昌縣界今無元和志蒲臺縣下云海在縣東一百四十里海畔有一沙阜俗呼爲鬪口淀是濟水入河之處海潮與濟相觸故名蓋其時濟水改道從蒲臺東北與河渾濤而入海也宋南渡後劉豫導濼水東行入濟水故道爲小清河仍經高苑縣北至樂安入海及金皇統中縣令高通改由縣南長沙溝至博興合時水又東北至樂安由馬車瀆入海瀆在縣東北五十里今爲高家港其後小清之上流堙塞鄒平長山新城界中故瀆皆爲濼河所行濼河卽楊渚溝水寰宇記所稱獺河者也歷城新志云小清河自明永樂以後漸至堙塞成化九年

嘗濬治之嘉靖十二年又塞乃復濬博興以西達於歷城幾三百里久之復淤蓋小清唯恃濼水爲源堰東有阻則濼水仍自華不注東北入大清河屢濬屢塞職是故也水經所敘瀆同而水異水異故李弘憲云河南無濟水瀆同故黃文叔云禹迹賴此而猶存言非一端各有所當今與人論濟水苟以爲無則羣指七十二泉大小清河以相難若以爲有則又據杜佑之說詆水經不當襲舊名爲濟明道謂與公言如扶醉人扶得一邊起又倒卻一邊真可笑又可憎也導淮自桐柏

雖指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傳氏曰

胎簪山即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渭按桐柏見導山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有平氏故城漢縣也胎簪山寰宇記云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錐指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沂入於泗泗入於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吳氏曰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竝稱江漢之例金氏曰淮出桐柏初甚湧復潛流三十里然後東馳亦尚淺其深處為十四潭至并汝潁始大汝潁禹時不費治導故不書自桐柏至海凡千七百里渭按泗沂二水竝見徐州淮浦漢屬臨淮郡

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地理志云淮水

至淮陵入海注疏本訛為睢陵唯水經云至淮浦縣

入海蔡氏從之淮浦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淮

浦之名久絕今字謬當云入海在漢淮浦縣今漣水

軍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桐柏縣南東逕信陽州

北信陽在汝甯府西南二百七十里水去州四十五里又東逕羅山縣北真陽縣南羅山在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十里真陽在府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八十里淮水舊自確山縣南流入二縣界元和志云淮水在郎山縣南一百二十里是也今不入又東逕息縣南息縣在光州西北九十里春秋息國地水去縣五里又東逕光山縣

北光山在州西四十五里本春秋弦國水去縣八十里又東逕光州北光州在汝甯府東南二百七十里本春秋黃國水去

州六十又東北逕固始縣北固始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七

州刺史劉馥所築為耕屯之地其後鄧艾等嘗修治之今故址僅存

又東北逕潁州南潁州在江南鳳陽府西四百二十里水去縣四

十里水去州一百十里又東十餘里合汝水南岸即霍邱縣界

又東逕霍邱縣北霍邱在壽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水去縣四

十五里其渡又東逕潁上縣南潁上在潁州東一百二十里水去縣二

處曰安風津

里與壽州分界頽水在縣南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

淮謂之頽口即春秋之頽尾也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

又東逕壽州西北壽州在鳳陽府西少南一百里水去州二十五里芍陂在州南

亦曰期思陂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即此

又東逕懷遠縣南懷遠在府西北七十里水去縣一里流至

又東逕鳳陽縣北縣屬鳳陽府治

又東逕臨淮縣北臨淮在府北少

縣一又東北逕五河縣南五河在府東北九十里本漢虹縣屬沛郡

漕沱滌潼四水與淮會

又東逕泗州南盱眙縣北泗州在府東少

去州一里有浮橋為南北要道潘季馴曰淮挾汝穎肥濠等處七十二溪之水

至泗州下流龜山橫截河中故至泗則湧擊咽喉間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

扼塞其勢然也明神宗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流泛濫高於城郭人無算浸及祖

陵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堤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整人欲棄舊以

為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淫水

漲久當自消也盱眙在州南五里水去縣二里有長沙洲長二里淮水泛漲輒

以捍禦縣西南一里有龜山縣東北三十里有下龜山為龜山鎮其下有運

河一名新河宋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屬之洪澤遊長淮之險凡四十

九里久而墮漕船四年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河六十里以避漕運

淮會發運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澤中間風波之險不過百里

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繫左肋為復河取淮為源不置障堰可免風濤覆溺

之虞議者以為便遂成之巨五十七里有奇廣十五丈深丈有五尺南渡後寢

廢川漬說曰泗州與盱眙兩城相距凡七里有奇昔為淮流襟束之處汴水自河

南界流經州城東而合於淮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為漕運要衝今唯清流可辨

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龜山峙焉淮流至此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洪澤

富陵泥壑萬家等湖環漕于淮之東岸淮水泛濫恒在于此州逼淮而地下故

也漕按古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于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

云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于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

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于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

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

于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又東北逕清河縣

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

里按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夏九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

合淮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閣下淤塞葺場當自蕩蕩而海口

廓矣渭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改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

注云下邳縣為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

也今沂水挾加武祜後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即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

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沂水舊在州西里今為黃流淤塞改道曰邳城

入連

又東北逕山陽縣北山陽淮安府治射陽湖古射陂也在縣東南

四十里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防淮此其故址也明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始為

築治長六十里清江浦在縣西即新運河也舊名沙河宋志楚州北有山陽灣

淮流迅急每致沈溺雍熙中漕臣劉暉議開沙河避淮水之險喬維岳繼之自

楚州至淮陰開導凡六十里舟行便之其後淤塞明永樂中陳瑄修治運河乃

繫清江浦引水由管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於海

家湖至鴨陳口達海

里顏家河渡直下過縣南東流五十里又東北過雲梯關折旋入海此導淮會泗沂東入海之故

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為一瀆清

口以東淮悉成河矣

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

井泉源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

光州東北會汝水出河南汝甯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

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淝水入之

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懷衛至五河縣

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

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

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

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

胡氏渭曰自禹導淮之後淮常由淮浦入海其東南

溢而注高寶諸湖者變也非正道也既非正道則高

堰必不可無故自漢魏間已有是防後世不過增修

之耳黃淮合流欲束淮以刷河沙堰固不可廢藉令

河一旦歸北亦豈容恣其南奔使淮南郡縣盡化為

大壑邪

蕙田案漕運之通必藉黃淮二水故古之治

河專治河以除其害今之治河兼治淮以收

其利案黃河經豐碭出徐州會泗沂諸水蜿

蜒至清河縣之口乃并淮水東經安東出雲

梯關而達于海淮水自鳳泗而下會洪澤阜

陵諸湖之水併力出清口以敵強黃遂與黃

水竝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自黃之南北岸

決而水勢散析不能刷沙河底日高海口亦

因之淤淺則河病自淮之上流不束下流力弱不能暢出清口以敵黃黃水反乘虛而入以至淤漕渠泛湖河則淮病而黃亦病故治河者必先治淮夫淮水自古不為患自盱眙東來以至清口本一河耳其北岸為泗州為虹縣其南岸為盱眙盱眙之東舊有洪澤鎮鎮之東南為洪澤富陵泥墩三湖三湖之南為陳公塘即今高塘距淮甚遠即三湖亦不甚大由盱眙至清口二百里中村市田廬星羅碁布非止一處陳公塘為三國時陳登所築護堰東之水留灌田畝使不得西洩非懼堰西之水能挾淮為害使不得東侵也至金元以後河水入淮以兩大水行一渠中渠不加闢而水益

日增河強淮弱又善淤墊淮日騰不能速下泗州漸沈水底自盱眙以東淮河南岸盡沒滙洪澤等三湖與淮為一然後統名為洪澤湖湖水直抵陳公塘之根塘日加高以拒湖水之東溢而高加堰之名漸著然河之所以不得更南者實以淮水撐拒之故淮雖力不能勝河而猶足以抗河河至清口亦順流東去不至掉臂南行則皆淮之力也故昔人必堅築高堰懼淮洩於腰膂之間即無以拒河於門戶之外然必存天然諸壩者留一退著以為竈底抽薪之計耳古人成法具有深意苟能實心調劑蓄洩以時未嘗不可治也乃今人有畏湖漲則堰傾者遂洞開諸壩任其

流洩以致敵黃無力反引黃內灌馴至湖口
填淤水流不暢此其失在洩之太過又有深
信蓄淮敵黃之說盡閉一切旁洩之路使湖
水涓滴無所滲漏以冀收敵黃之功不知值
淮水暴漲時張福王簡二口既不能頓出則
崩潰決裂此其失在蓄之太堅此皆司河者
之過耳

導渭自鳥鼠同穴

錐指傳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
鼠渭水出焉正義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鴉音
其鼠為鼯徒忽反李巡曰鴉鼯鳥鼠之名其處一穴天性
然也郭璞曰鼯如人家鼠而短尾鴉如鷄而小黃黑
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

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其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
不為牝牡璞竝載此言未知誰為實也渭按鳥鼠同
穴四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此全舉四字
蓋屬辭之體詳畧各有所宜也 地理志隴西首陽
縣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水經注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東南流逕其
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
鳥鼠山縣在府東一百三十里本漢首陽縣西魏改曰渭源今在縣西亦因是也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也 元和志
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
渭水所出有三源竝下而縣志謂鳥鼠在縣西二十
里又西五里為南谷山恐非當以元和志為正林少
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鳥鼠同穴而

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巖壑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卽其枝峰後人別爲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爲某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妄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

胡氏渭曰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縣北隴西鞏昌府治水去縣一里又東逕通渭縣北通渭在府東北六十里又東

逕甯遠縣北甯遠在府東九十里又東南逕伏羌縣北伏羌在府東一百八十里又

東逕秦安縣南秦安在秦州西北九十里又東南逕秦州北秦州在府東三百里州志云州東

里有渭水渡又東南逕清水縣西清水在州東一百五十里州志云州東

五十里有東柯谷橋跨渭水上與清水

縣接又東南逕隴州南隴州在鳳翔府西一百八十里渭水自清水縣

界州一百四十里又北逕寶雞縣南寶雞在府西南九十里水去

四十里峽山縣在府東五十里水去縣三十五里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郿縣北

扶風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二十里有漳渠郿縣在府東南一百四十里水去縣三里

又東逕武功縣南蓋屋縣北武功在西安府乾州西南六十里水去縣二十里蓋屋在府西南一百六十里水去縣五里又東逕興平

縣南興平在府西北一百里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北咸陽在府西北五十里鄠縣在府西南七十里水去縣九十里

灃水東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於渭經所謂東會於灃也渭水

又東逕長安縣北長安與咸甯並爲陝西布政司西安府治咸甯治東偏長安治西偏渭水去城二十里又東

逕咸甯縣北高陵縣南咸甯本唐萬年縣元和志渭水在縣北五十里高陵在府北八十里水去縣二十里

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

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於涇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雖指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黃氏曰
今漆沮之洛入河處與渭稍離亦水道改矣渭按漆
沮見雍州地理志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縣
名屬京兆尹其故城在今西安府華陰縣東北五十
里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甯縣界又東逕
臨潼縣北臨潼在西安府東少北六十里水去縣十五里又東逕渭南縣北渭南在府東一百四十里
元和志渭水南去渭南縣四里又東逕同州南華州北同州在府東北二百八十里渭水北去州三十五里
華州在府東一百九十里又東北逕華陰縣北華陰在華州東七十里
水南去縣十五里又東入於河是曰渭口經所謂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也先儒皆云澧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
故曰過由今觀之涇水則誠大矣澧水源流頗短而
漆沮合洛入渭洛源甚遠似不可謂小於澧也或云
澧涇大與渭相敵既會澧涇則渭益大故漆沮雖與

澧涇相敵而實小於渭愚竊謂三水之大小卽以本
水論未必以渭之所受多寡相較量以爲大小也嘗
考渭南本周之舊都西漢因之其後隋唐復建都於
此歷代相承鑿引諸川以資汲取便轉輸溉民田灌
苑囿津渠交絡離合不常凡地志水經所言類非禹
迹之舊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則渭南諸川唯澧
爲大自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
而其流漸微逮唐貞觀中堰澧鎬入昆明池二水於
是斷流又於京城西北引澧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
由禁苑入渭而澧水之流愈微矣又鄭當時所開漕
渠及靈軹富民昆明諸渠皆橫絕澧鎬等水和蘇益
亂不可尋究霸漭舊合流入渭自隋堰漭水爲渠而
二水亦離故道漭瀆舊各自入渭今漭水下流亦合

滴水入渭大抵渭南六川盡失其舊亦猶洛陽為東漢魏晉相繼作都之地穿鑿滋多而西澗東澗皆非禹迹也竊疑灃西之澇灃東之鎬澇霸澇禹時悉合灃以入渭故灃水得成其大且詩言東注而漢志云北過上林苑入渭則是北流而非東注矣禹導渭東會於灃當在漢霸陵縣北霸澇入渭處也若夫漆沮之為洛語出交國傳鬪駟因以洛至華陰入渭者為漆沮之水而酈元從之然渭北之水為鄭白二渠所亂漆沮本不合洛亦未可知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黑泉者俗謂之漆水東南流合沮至櫟陽入渭俗又謂之漆沮水源流頗短禹所治者恐不過如此故漆沮視灃水為小傳曰禮失而求之野土俗所稱傳自古老未必不確於儒者之言也

禹時洛水不為害未嘗施功故導渭不志

導洛自熊耳

錐指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樵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謂伊水出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渭按漢志上洛縣東北有熊耳山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縣西詳見導山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商州在府東南三百里春秋晉上洛邑漢為縣又東北逕洛南縣北洛南在州東北九十里本漢上洛縣地經所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東北會于澗澗

錐指傳曰會於河南渭按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澗水側

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澗水西者也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河南府盧氏縣南盧氏在府西南三百四十里又東北逕永甯縣南永甯在府西南二百里本漢滎池縣之南境又東北逕宜陽縣北宜陽在府西南七十里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澗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澗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為死穀及漢明帝復竭澗澗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為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于洛偃師在府東七十里而禹貢東會澗澗之舊迹無復有存焉者矣

又東會于伊

錐指傳曰會於洛陽之南渭按伊水見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之下都也在洛陽縣東北二十里

水經注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逕洛陽縣南伊水從

西來注之

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澗水東亦惟洛食其城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邙山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成周之城是也元和志洛水在洛陽縣西南三里西自苑內上陽之南瀾漫東流于文禮斜堤東令東北流當水衝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謂之月坡今雖漸壞尚有存者按伊水篇云伊水自關東北流至洛陽縣南逕員邱東又東北注于洛員邱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委粟山下曹魏郊天之所以今

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經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錐指傳曰合於鞏之東渭按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北去縣五里又東北至洛口

入河洛口在鞏縣故城東北三十里今縣北少東八里經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

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汜水故城在泉西至鞏縣界十五里又二十五里為縣治又東

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乃移于東非復古之什谷矣

漢志弘農上雒縣下云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

鞏入河過郡二弘農河南行七十里金吉甫曰北方諸水

雖大河亦冰唯洛水不冰所以謂之溫洛一是大地

之中二是其北連山以障北風三則前人謂其中有

礪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錐指此總序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皆其目也

春秋襄公四年左氏傳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

竹書紀年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於神宗遂復九州

胡氏渭曰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

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為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

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故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

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曰黃

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

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

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

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義

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

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此說近是蓋自羲農以迄帝堯竝為九州但其州名與疆域容有不同故黃帝顓頊亦稱建置日知錄云夏商之後沿上世九州之名各就其疆理所及而分之故每代小有不同周禮量人掌建國之法以分國為九州曰分則不循於其舊可知矣 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堯與舜鯀次肇十二州之下故地理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列五服蓋漢人之說如此故王莽據之為奏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為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上還為九州今禹貢是也說本班固今按禹告成在堯時堯崩三年喪畢舜即位其命官曰咨十有二牧則九分為十二實在告成之後使先十二而

後九則舜之命官不當復言十二牧肇者始也使前此已為十二州至是復分九為十二則亦不得言肇矣且因懷襄而分絕其所蕩析者不應獨在冀青之北是皆可疑愚竊謂古史記之體有以年為經者春秋是也有以事為經者尚書是也二典所載諸事不繫年月封山與巡狩為一類四罪與恤刑為一類故相繼言之吳才老云史泛舉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林少穎云鯀鯀苗當在洪水未平之前肇十二州當在禹平水土之後史因言舜之恤刑遂舉四凶事繫於下耳二說允當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預以為在禹之世孔穎達亦云禹登王位還置九州近是竹書紀年曰帝舜三十三年夏后受命于神宗遂復九州殆未可信

地理通釋夏都皇王大紀禹都于安邑世紀鯀封崇伯國在秦晉之間左氏傳趙穿禹受封為夏伯在禹貢豫

州外方南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

地理志陽翟夏禹國今潁昌府陽翟縣有禹山與地志潁州虹縣本夏邱縣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受禪都平陽或在

安邑今陝州夏縣本夏禹之都漢為安邑屬河東後魏改為夏縣郡縣志夏縣東北十五里安邑故城禹所都也或在晉陽

左傳注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世本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今陳

留浚儀是也劉熙云潁川陽城今屬河南按經傳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外紀

禹都安邑或云平陽亦云晉陽及韓啟筮享神於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相

徙帝邱於周為衛左傳衛遷于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注相居帝邱今濮陽外紀相為

羿所逐失國居商邱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今按商邱當作

帝邱蓋世紀之誤也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注古斟灌禹後今濰亭是平壽縣注故斟鄩禹後今斟城是左傳注壽光東南有濰亭平壽東南有斟亭括地志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五十四里斟鄩故城今青州北海縣是也水經

注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鄩國禹後西北去濰亭九十里少

康中興復還舊都通典宋州虞城縣有編城即少康邑在縣東南三十五里戰國策稱桀之

居左天門之險上黨天井關即天門也右天谿之陽成皋在其北伊

洛出其南吳起對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濟右太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史記正義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

亦居之桀又居之書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居近洛也臣

瓚云斟鄩在河南蓋後遷北海也周書度邑篇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

即河南是也括地志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書湯誓注

桀都安邑陶唐虞夏之都大率相近不出河東之界

右禹貢隨山濬川

